

劉 高

安 著
誘 注

淮
南
子
注

世界書局印行

敘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建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象，為趙王張敖笑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笑女趙氏女。建吉按應云獻笑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謄）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笑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笑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笑人生男。慈而自殺。吏牽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關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纓。稱東帝。坐徒蜀巖道。（建吉按古巖巖字通）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綰。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建吉按本傳作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建吉按本傳作使為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譁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熹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

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採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京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鋪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達吉按弁古卜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殘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子目次

卷一原道訓	一
卷二俶真訓	一九
卷三天文訓	三五
卷四墜形訓	五五
卷五時則訓	六九
卷六覽冥訓	八九
卷七精神訓	九九
卷八本經訓	一一三
卷九主術訓	一二七
卷十繆稱訓	一五三
卷十一齊俗訓	一六九
卷十二道應訓	一八九
卷十三汜論訓	二一一
卷十四詮言訓	二三五

淮南子 目次

二

卷十五 兵略訓	二五一
卷十六 說山訓	二七一
卷十七 說林訓	二八九
卷十八 人間訓	三〇五
卷十九 脩務訓	三三一
卷二十 泰族訓	三四七
卷二十一 要略	三六九

淮南子卷一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

道無形而大也

廓四方。拆入極。

廊廡也。拆開也。入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拆讀重門。擊拆之拆也。

高不可

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度際曰
刻一日盡也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原流

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原泉之所自出也。停潄也。冲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晉讀曰潄也。

故植

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植立也塞滿也彌發終
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

也無所朝
夕感衰

舒之愼於六合。卷之不盈。

舒散也。頤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

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備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塵言微妙也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

言道能小能弱而能強。

柔而能剛

道之

橫四維而含陰陽。

橫讀枕

絃字宙而章三

光。絃網也。若小車蓋四維謂

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

星 達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甚卓

而哥其

世襲屬居於蔡記云冠有弊者焉然終在錫處照端上屬

下不結。豈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然

以之圭。鳥以之飛。日月以之用。星曆以之示。辨以之序。鳳以之用。以用也。游曲

日翔
泰
立
一
皇
得
道
之
兩
立
於
五
太
二
皇
依
儀
神
農
也
指
申
具
名
存
只
其
可
了
無
安
也
大
飛
不
動

方謂之是也。二皇得道之精立於中步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也。四

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輿而無廢注云天運者天之運行也地滯者地之不動也
天下也注云此言天地之運轉不息也

音義皆從之
水疏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也雷聲雨降竝

應無窮也。鬼出言無殺迹也。鬼出言無殺迹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帀。鈞轉入作五義法下轉旋

者一日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

焉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歸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

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之總。字由喻天也。其德優天地而和

陰陽。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陶諭覆育萬物羣生。陶諭溫恤也。潤於草木

侵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脰生也。角也脰也脰也。獸胎不

贖鳥卵不斃。胎不成斃曰贖不成就鳥曰胎言不者明其成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

哭弟之哀。言無天死也。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無夫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

德之所致也。含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

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也。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職也不加富者爲百世不以爲己有也。布

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困乏予不足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

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

擊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令恍令不可爲象令恍令忽令用不屈令。忽恍無形

鏡也故曰不可爲象也屈竭也況讀人空頭扣之似屈讀秋聲無尾屈之屈也。幽令冥令應無形令遂令洞令不虛動令。洞達也無形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令與陰陽俛仰令。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或

作運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達言欲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
也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恍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中
無有迹焉日所扶攀也搖動也扶搖珍抱羊角而上經行也紀通也經紀山川蹕騰昆侖排闥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
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禹之御其附如此未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
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
上游於霄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霏高峻絕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劉覽高峻絕也無垠無形狀之貌
以全劉覽回覽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樞方也故以按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即劉字故劉讀爲留
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級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損損也而知入絃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絃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
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

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歸水不隨巧飾之形人之形。好諂以資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

達吉按古無呼叫仿儼默然自得。得叫呼仿儼。影字故用景。呼叫仿儼。默然自得。之聲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

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情欲也。好憎成形。

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情靜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養也。故達於道者。

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開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達之人。雖外貌與物。

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言天時自聘。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

具猶萬物之至。騰踊者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隨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

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鉅。鉅。鉤爪也。鉤鉅。守之鉅也。微綸芳餌。加之以

詹何。煩蠟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煩蠟。古名。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鳥號之弓。彎某

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某。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鳥號。桑柘其材。堅勁鳥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極下。動

能復舉鳥隨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間

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鳥號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重之。羿逢蒙子

因名其弓爲鳥號之弓也。達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往應劭說鳥號與壽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

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

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

詩云。施罟設網。故矢不若鐵。鐵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置上內置穴中。乃欲走。窮穴

猶能禽一鼠也。蟾蜍也。跳行。倚壁捕。

聖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蔡邕也益益益也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父也八尺曰鯀鯀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心之心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巧詐也

智隨之內故純白之德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稱崇之崇言攻戰之備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

城成則衝生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伊尹名摯鄆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舍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

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喻法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歲末

於百步之外蓋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

風聲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

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

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

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蹏實

而走蹏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援氣

言乃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貞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員輪丸之屬也。露空也。舟船之屬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胡堂月令曰：清風至則發用是也。育，長也。風或

故曰自然之勢也。露讀科條之科也。作分羽者，姬伏。毛者，孕育。姬伏以氣刺卵也。孕者，遺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

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鵠搏鷙，昆蟲蟄藏。蟄，蛰也。

什伍草木注根，魚鼈棲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

聚本曰榛。達吉按：說文，得字，榛，藪也。藪，草復生也。一禽獸有苑也。苑，草也。人民有室，陸處

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也。穢，胡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

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

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

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覆也。文，身刻畫其體肉，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象鱗蟲也。短絺不綉，以便涉游。

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

尙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醢而已。北狄解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

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

枯槁。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鵲鵲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鵲鵲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亡也。

也。猶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

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

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

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睚智故，

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道也。隨人

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類類不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

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情得之性者也。達吉按天竺即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

得。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

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

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事者未嘗不自傷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爲情欲之

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

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

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

道。不在聖。治爲也。聖不得爲。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

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角。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舜國

鈞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鯀讀告誡

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深潭委曲深潭同流饒魚之處。諒其置之章。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

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桀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

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意廣燕毫，吾北土也。唯神化焉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

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也。傳曰：意廣燕毫，吾北土也。唯神化焉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

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

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

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

之謂天解。敗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達吉按：解故即詒字。說文解字云：詒訓故言也。是故與詒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勝也。

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

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也。應和是故貴者必

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縣孤寡不報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樂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

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達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

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柔勝出於己者其力

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已者其力不能量也言柔之為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敵。兵強火也強則威威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木強則折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

而堅強者死之徒也。不能徐詞也言堅則裂裂是也故曰齒堅於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

以謀故曰達也。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撝。指撝之所也趨舍之所也日以

月悔也。積日至月則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

是也則蘧願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

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屨之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

敗績則後者違之。屨屨也言展非展也楚人讀頃為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

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軌也猶鎛之與刃刃犯難而鎛無患者何也。以

其託於後位也。鎛矛戈之鎛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鎛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

謂之銛郭侯注鎛或名為鏑說文解字鎛字鎛松下鎛也鎛松下

鎛鎛也知鎛即鎛蓋刃銳而鎛頓故讀若頓然則鎛應為鏑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

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辭也衆民皆所見實知者不能避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

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謂也數術也合于時夫執

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為變不必待于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先之則太過後之則

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諒也。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礪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歧嶢。歧政行也。嶢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求也。富贍天下。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淖溺流通。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溶無形之域。而翔翔忽區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恍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雨無所不上也。還回猶委曲也。建吉按本無雨字。依太平御覽加。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紛繆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長。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

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

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

皆生於無形乎。

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象之故孫爲水也。

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會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出生入死。道謂去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清欲也。蹠也。自無形蹠有。形蹠其本也。自有形蹠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

要也。要爲。

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

萬物由之。得爲人用。

肅然應感。殷然反本。

達吉按殷然太。

平御靈在穀然。

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

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

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員不

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

無根言。

懷囊天地。爲道關門。

穆。

穆念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緣也。

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

既盡也。勤勞也。

是故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

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

聲而五音鳴焉。

音生于無聲也。

無味而五味形焉。

形或作和也。

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

於無。實出於虛。

有形生于無形。人也實財也。

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

圈隙也。名爲號之名也。實爲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實也。音

之數不過五。

宮商角徵羽也。

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

變更相生也。

味之和不過五。

甘酸醎而。

變也。

色之數不過五。

青赤白黑黃也。

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也故夫子曰。殆自既濫不欲觀說文解字解詩視也。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誤解得之矣。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亭平也。甘中央味也。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

矣。白者所在以樂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

天地。解達也。際接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今若機。機若玉機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今若濁。濁而徐清。

仲而徐盈。澹今其若深淵。中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今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萬物之總。皆闔一孔。總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

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于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嗜貪榮勢也。故去之也。損其思慮。常勝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也。夫任耳目以

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環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

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向恬和。故憂悲爲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

中屬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也。過猶當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者。陽氣隨氣升于上。積陽相

薄。故曰薄氣發瘡。驚怖爲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

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

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收養也。

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堅強而不韞讀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遠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窮

大其魂不蹶其神不燒蹶敗也燒灼也大其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

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綽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

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所謂樂者

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邱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

日願皇之別名也楚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鈞射鵲知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鵲鵲雁也其吾所謂樂者

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

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臆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懼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

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惟不忻忻忻忻為

其為悲不潏潏潏潏為傷泣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

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蔭少陰之木也空穴陰

穴也唯處此中夫自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

言無

得者足以適其情性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

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

夫建鍾

鼓列管弦

管簫也弦琴瑟也

席旃茵傳旒象

傳著也旌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

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

齊靡曼之色

齊列也靡曼美色也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

樂不

強弩弋高鳥走大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誘也

也豫有所思

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

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須臾平

營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

不得樂之形也

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

浸潤也浹通也

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

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

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

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散去耳不聞也

夫心者五藏

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

戶者也

經也

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

也

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

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用也爲者敗

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笑山之隱士也

堯以其賢勝之欲禪天下焉不肖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

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

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

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天也曜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言相此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

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

自得其天性也一日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

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

游於江海裔裔傳臣也裔邊也傳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褻建翠蓋要褻馬名日行萬里蓋橈也目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明奇麗激珍之音激揚珍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淫樂結

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爲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淫樂也必爲鄭衛之俗樂夫結激精楚以操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

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池也濱水厓也聖人處之不足

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恍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

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榛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爲樞樞長一丈

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儲蓬爲戶以破瓮蔽牕擇桑條以爲戶樞

上漏下淫。潤浸北房。

浸積也北
房陰堂也

雪霜痕瀟瀟浸

潭瓜蔞

漢灊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
其讀飽哉之飽也蔣讀水漿之漿

也達吉按藏本應

其米曰醵胡謨讀羅冠之繼瀛讀技械之技
讀技械之技作讀校械之校盧詹事文昭云

或當作技藝之技因技譚聲相近也故據莊子語改之孫鑄脩星衍云當作技藝之藝因譚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

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泮于

山峽之氣。

南山之
間爲峽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

爲愁悴怨懣。

世對病

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也。機發

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噓噓。鵲之喑喑。豈嘗爲

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

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

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

會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安寧一亦無二志雖有

偏喪不復更聽故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

且。雖規矩鉤繩

天地之永。登邱不可。

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囂。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憾。濯也。

高而不幾。

機危

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朗明也。久而不渝。渝變也。明而不燿。燿顯也。不以察舉幸世。

入水不濡。是故不恃勢而尊。不恃財而富。不恃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聞

期。歸。獨。猶。

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愛藏金于斯幾之山藏珠于
不利貨財不貪勢

名。蔡位爵號。是故不以廉爲樂。康安不以廉爲悲。陳約也。據讀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

余之名世
是而不見
不見者三
不與之歸
不見其生
不見其死

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蚊行蠕動之蟲也。虻讀鏡真蟲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蚊讀鳥蚊步之蚊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眊讀曰桂管然能聽。管讀疾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躓蹙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躓讀也。楚人讀頓。爲躓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千朝倒杖。策上其頭血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施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爲宅者言精微也。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異人與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螻。列埒之門。連行也。枯猶病也。形體也。連螻

猶離樓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聲。幽州陵連之連。樓讀卑。樓無松栢之樓。達吉按古無樓字。連樓卽連連也。所謂離樓亦卽屬屬也。連屬蓋正字。

而躋蹈于汚壑。寔

陷之中。汚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精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

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曙猶鈍。曙不知足。類誘進也。慕貪。漠猶之漠。曙讀然。緒綴處曙無開孔之曙也。冀以過人之

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

入矣。神精神也。精神之性無從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

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

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

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

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子卷二

倣真訓倣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倣真因以名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

言天地合氣寂冥體倣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仿佛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堦。

無無蠕蠕。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

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莖。欲與

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離釋也龍莖聚會也兆朕形堅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

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霏。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

冥者也。霄讀緇續之續。冥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參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萑蘆炫煌。蠓

飛蠕動。蛟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參讀參星之參萑蘆炫煌彩色貌也蛟讀車蛟

讀曰唯也蠓讀曰噲。達吉接噲息各本皆作噲。噲唯讀本作噲。致方言噲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噲。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日噲噲也。噲一日噲也。噲有噲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噲義矣。後人但知噲息而改噲爲噲者非是。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

儲與扈冶。儲與扈治。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

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

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

見其形。汪讀傳失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

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姓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閒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奪我死之樂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

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

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揚擢無慮大數名也擢讀鐘京

之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鑄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鰥爲鳥而飛於天。鰥

爲魚而沒於淵。方其鰥也。不知其鰥也。覺而後知其鰥也。今將有大覺。然

後知今此之爲大鰥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

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

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與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固牛食銅謂之銅象有驗于此殺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

日奄視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

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

德而後於和氣故萬物雜聚。孰宜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

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

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

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

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

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說道德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

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跋躍之術。

跋躍猶翻騰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揮撻提捫世之風俗。揮引撻利也。提捫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

撻也。捫長也。提捫雙聲。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

况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弊猶難接人言殺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

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韞琬象之狀。耳聽

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韞王者所乘有珣琬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

之谿。臨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暖眩其岸而目眩也。滑滑亂和德也。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 欽以

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

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許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許自陵以下以上也夫貴賤之於

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

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緣處玄冥而不聞休于天鈞而不矯。矯敗也天鈞北極之

敗唯體道。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陰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達古

能不敗也。達古讀陰為陰故詩與爾瞻衡瞻詩作陰衡又後漢明帝許隆改

隆應縣為臨應縣亦是南臨同。唯體道能不敗端賴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旋淵急

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開也石澗

彭城皆水險留滯也。達古按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狂字也古狂望同聲凡古字通者是故

皆以聲同相通若狂與狂乃字之誤耳古狂字作狂狂字作狂後人但識狂不識古字狂因之傳說矣。是故

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闕高大故

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忘貧使王公簡其

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

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蛇

能解脫故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營惑

道以為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簡特也簡大也達古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舊帖云臺當作

臺字而本書用古文簡不用篆。提說文解字據古文作圖圖與臺形近致誤耳但藏本及各本皆作

文據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引楮萬物羣美萌生達古按引楮當作楮從手尤。是故事其

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散六衢。

散布于六設於無垓垓之宇。設也垓垓垓垓也垓垓人飲食太多寂漠以虛無非有為

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于物者不爲爲也。物以有爲于己者物已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

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煦。雨露

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間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煦讀以口相呼之呼。是故槐榆

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有苗與二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

道所化也。建吉救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鵠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

中。神之分離剗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

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圏也。圈。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

申商之於治道。墨墨墨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許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向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

爲秦孝公。割相坐之法嚴猛。開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

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

器。鑄讀如陟。視之視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彼益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

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於

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條。

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有三藥同。建吉按梓古文。櫟字也。亦作

言梓餘也。陳鄭之聞。日梓是梓櫟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

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瀋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龍從聚合也。遼

巢彭瀋遼遼也。遼遼英之韻。

達古按太平御覽手作奈操彭壽與陽壽近也

沈瀾萬物而不與為渥焉。

不與萬物俱渥

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

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

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

然而奚仲不能為逢

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渥染

緇。則黑於渥。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渥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

能復化已。

渥礬石也母本也

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况夫未始有渥藍造化

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鑠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

鑠讀莫數之莫

由此觀之。物莫

不生於有也。

有猶往也

小大優游矣。

言鏡多也

夫秋豪之末。淪於無聞。而復歸於大矣。

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聞。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

蘆苻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

厚猶薄蘆苻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相

則歸於華故曰反於敦龐矣苻讀蘆之疑也

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

蘆苻已有形圻圻壞字也

達古按說文解字壞或從斤作圻

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囊微重妙。挺捫

萬物。揣丸變化。

道之所能

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言道所化者

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

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最

貴也

適足以翔翔。

敦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最

夫與蛟螭同乘天機。

蛟行矯動諒微細也天機神馬形象道所向也

夫受形於一圓。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

其命。又况未有類也。

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

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

曉明也

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

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

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

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

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荷。嘔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

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

煩與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于塵

埃之外而滑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

爲德德盜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希獨疏鑲之尊

鑲之以剗剛。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制巧工鉤刀也剛者規度刺畫墨鑲鑲也所以

刻鑲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剗讀技之技圓讀詩駢角之獸也華藻華文也鑄

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環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

然其斷在鑄中。壹比

犧尊鑄中之斷則醜矣有閒矣。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本性鈞也。鈞是故神越

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

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歛盡而行無窮

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

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

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操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

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圉以虎而小一日仙人名也馳於方外

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蓋其杖而為劉林也妾窈妃妻織女天

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

其神而矯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矯煩也營慧求索也

名利者也宅養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渴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

有色於外矣夫櫟木色青翳而羸瘡蝸吮櫟木苦屋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

象也羸瘡薄羸蝸吮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

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

牛驪之脊無尺之鯉傳鯉水也傳鯉延祐易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所以然者何

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牛驪之傳無經尺之鯉脫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又况乎

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

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于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

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濶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漫無生

元氣之本神也故虛見若土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字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

無眇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攝懷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好攝鴻濛也無眇崖畔界因以為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

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純樸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風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奮射能一日落九鳥繳大風殺翼蔽斬九晏射河伯之知巧也

非有窮后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本德王天下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而知乃始昧昧瞢瞢皆欲離

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瞢瞢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竅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

法以通理也天九地之形提挈陰陽搏捥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搏捥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

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盱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

能和下也和也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榮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

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燒酒散機燒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

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

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繁登降之禮飾絺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

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慚離離慚讀離離無逢際之各欲行

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鑿是故百

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鑿是故百

姓曼衍於淫荒之域而失其大宗之本作毀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

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漠

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擢猶也皆不循其理故惑其思慮

也耳安聽目妄乃始招螭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

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禍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

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榮也不若有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牟物之終

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

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

智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達吉微中孚與營作卿孰肯分

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

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

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

之淵也淵清者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

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斷也言其獨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

觀其易也易說病謂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

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

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
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禘來止舍也

夫鑑明者。塵垢弗

能葬。

蕤汚也蕤讀倭語之倭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

神清者精神內守也
情之嗜欲不能于亂

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

返之。

是

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

而求知之于耳目。

元光內明也
一日元天也

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

所至而神峭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性消鑠憾息故曰聖

人之游
行也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

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懷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妻者。非簡

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啜。裴扇也。裴讀驚驚食。
啜。啜之啜簡賤也。

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

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

無以趨行求者也。

也以用

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

也外棄

孔墨之弟

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餽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

偶身身不見用偶獨然也偶讀雷同之雷達吉按說文解字偶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偶偶今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

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

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

齊民凡民
齊于民也

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

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誘惑也。辯者不能說也。進也。

也說

聲色

邑不能淫也。美

者不能濫也。

監餽也或作監
不能使之員監

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入之道也。若

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

爲治也。

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

開上下之內也。

方之。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麗山太行而不能難。

麗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入於四海九紅而不能濡。

四海四方之海也。九紅紅分爲九也。

處小隘而不塞。

橫扁天地之間而不究。

局猶閉也。

雖目數千年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

耳聽也。八風八其之風調和也。

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

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

智終天

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

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

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

蔚氣。

蔚病也。

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

至極。

非有其世。孰能濟

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

道不得行。

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

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蠱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

憺。

聲讀解聲之聲。憺定也。

蚤蟲嚙膚而知不能平。

嚙噬猶穿。

夫憂患之來。擣人心也。

擣迫也。

非直蜂

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

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

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

邪。

稟猶動用也。

今夫樹木者。灌以灤水。

灤水。連吉按孫綽修星術云。文選注引許君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灤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灤彼暴溢也。五字。

本皆無之附 嚙以肥壤。嚙雍壤或作涼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棹。棹藥 又况與一

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

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察見 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

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

職。職事 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也達吉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

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黃金所鑄也一日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靈則鼎

輕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臨城人也堯所聘而

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 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

以人得自樂其閒。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閒先王之道也 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

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 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

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墜火中而對之笑也 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折解也剖解

也。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 醜鬼侯之女植梅伯之骸。不好故醜鬼侯之女植梅伯之骸也一日紂為無道梅伯數諫故紂

其骸當此之時。曉山崩三川涸。曉山蓋在南陽三川涸涸并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飛鳥鍛翼走獸擠腳。

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踐脚無不被害也 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

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 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

齊民乎。聚本曰叢深草曰藪 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

及之田獵不時也

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

達吉按反太平御覽作化

勇力聖知。與罷法不肖者同命。

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

昔有老嫗嘗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嘗沒爲湖謂之視東城門間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短便

往視門闔者聞之短便曰如是其墓門吏故發墓血於門闔明且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殺爲湖與

門吏官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湖也勇性同命無遺脫也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

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

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

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

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

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

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

兩者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極舜之耕陶也。不能

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

四海天下

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

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

命天

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

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

東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越胎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胎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谿蠻

日谿子。越鄭國。善爲弩匠。因以名也。越胎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谿蠻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者無

其水不能。今燭繳機而在上。亡罟張而在下。雖欲翔翔。其勢焉得。

燭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翔翔鳥之

高飛翼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

世也。詩周南卷耳。痛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誠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

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死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

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諸星皆謂以證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洞洞濶濶無形之貌。洞讀疑洞。之洞濶讀以鐵頭新地之鐫也。道始于虛

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

本作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差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一作易。

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囊精爲陰陽。囊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

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

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

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虛。雲神農之聞其後子孫

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下

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

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

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

露。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

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也。日至而麋鹿

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流。月死而羸蜺騰。宗本也。微少也。騰肉不濡。

君應陰氣也。騰謂火土尋。尋讀爲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

相應。謂前刀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

時以嘗日下以文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澁大蛤也。慈摩令熱月或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銀盤受之。日中

縮先即歛然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有注云諸家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蠶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

許二家注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

虎土物也。太平御覽作陽獸也。麒麟鬪而日月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有注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同特。鯨魚死而彗星出。鯨

珥絲而商弦絕。靈老絲成自中微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黃星墜而勃海決。黃星客星

星墜限也。勃人主之情上通于天。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風

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千時之令不收

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之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

也。期會也。彗爲虹蜺爲螟也。虹者雉色也。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

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辰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

方井鬼鈴星五宮。六府。五宮五行之官。六府加以藏。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謂九

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韓鄭之分野也。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板本燕之分野也。斗與之分野牽牛一名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

星紀起之分野也。開氣始作焉也。故曰變天。

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營室一名營，皆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衛之分。

西方曰顙天。顙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顙。天或作吳，字達，皆按俗本此字皆作吳，惟原本作顙。其星胃昂畢。昂畢一名大，其星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鶩參東井。鶩參一名黃，沈參之分野。朱，鶩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

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野。輿一名鶴，火。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轸。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轸一名鶴，尾楚之分野。

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

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外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朱明，祝融也。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

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

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

日戊己。宮土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

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

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

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實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

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

歲而周。周，猶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

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謹告人君。鎮星以甲

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

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

歲而周。鎮星一偏。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

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

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見効。出以辰

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

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飢也。建吉接飢依寄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饑也。饑穀不熟也。附守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至四

十五日。條風至。夏卦之風。名爲條也。一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條也。明庶風至四

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條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爲條也。景風至四十

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條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爲條也。閭闔風至四十

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條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條也。廣莫風至。則出輕

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疆界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

帛。使諸侯。立夏長發布恩惠故。帛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有德故賞有功。封諸侯也。涼

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闔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

國君猶儉故去鐘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邊城德難也廣莫風至則閉

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誦關梁也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

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為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

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

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園也。咸池星名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

者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

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

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

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

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

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

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日子午卯酉為二繩。繩直也丑寅辰

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西南

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牟之維。常牟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感不衰常

亦即侑侑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牟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牟皆是也亦古字通用

西北為驍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驍始通之故曰驍通之維達吉按觀各本皆

作隱疑藏本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

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

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光長故曰德在野日冬

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瀟火正火王也故水參備一

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

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

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

疏澤而出也石蟬始鳴半夏生蟬半夏藥草蟬蟬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

精五色之精也蟬未成故蟄蟄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

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

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

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

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

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十五日

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至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陽於應鐘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

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也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

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在也陽在成其功故曰南呂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也故曰夷則也加十

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感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

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加十五日指乙則清

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

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發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

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來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音比太簇太簇正月也簇族也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

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

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

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

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癸。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徒殿道。道死。子雖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縹好。童童一斗粟。飽饕餮。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以紀年也。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陽猶故得氣少。陽猶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

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

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

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

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

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

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豎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者木王故毋

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發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

則養老鰥寡行將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

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燭丙子氣燥陽戊子

氣溼燭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水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

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殲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庚或為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

達吉按為讀如壽書平秋南丙子干戊子大旱。荒封燠荒蕪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壬

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氣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

復榮

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是也

戊子于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于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

子于壬子。星隊

隊戊子于壬子

蟄蟲冬出其鄉。庚子于壬子。冬雷其鄉。季

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豐隆雷也

至秋二月。

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

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青女天神青霜玉女主霜雪也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

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

穀禽鳥草木。

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

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是

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

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

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拂猶過一日至也。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

登于扶桑。爰始將

行。是謂朏明。

朏明將明也。朏讀若脂。諸泉之脂也

至于曲阿。

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曲阿山名

是謂日明。平至于會泉。是

謂蚤食。

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會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會泉

至于桑野。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次于桑野

是謂晏食。至于衡陽。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臻于衡陽

是謂隅中。至于昆吾。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對于昆吾

是謂正中。

昆吾邱在南方

至于鳥次。是謂

小還。

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

至于悲谷。

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悲谷西南方之大谷言其深峻

至于淵虞。

淵虞地名高春時加

于女紀。是謂大還。

女紀西北陰地

至于淵虞。

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淵虞地名高春時加

至于悲泉。

德吉按太平御覽作經于淵泉

至于連石。是謂下春。

連石西北山名

至于悲泉。

德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連石

愛止其女。愛息其馬。是謂懸車。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四句引作愛止義和愛息之端是謂懸車

至于虞淵。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于虞淵

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地境經細柳入虞泉之地囿于蒙谷之浦有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地境經細柳入虞

于虞淵之祀。曙于蒙谷之浦。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地境經細柳入虞泉之地囿于蒙谷之浦有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地境經細柳入虞

蒙谷之水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

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

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達吉按太平御覽有達吉按太平御覽

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達吉按太平御覽有達吉按太平御覽

寅則萬物蟄蟄也。動生貌。達吉按本皆作萬物蟄蟄本同。達吉按太平御覽

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蟄而未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蟄而未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南呂者。任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

鐘吉按太平御覽作人之無指友。友者閱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往云無射九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往云黃鐘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鐘吉按太平御覽下有往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日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入窾。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
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
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
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從聲也。一曰和也。
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侵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侵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葉禾穗。粟。孕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葉穰如詩有穰之。穰古文作秒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茲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黃之葉當之以通。用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錄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鈞。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鈞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

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鵠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西。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鶡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西。歲名曰作作讀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闔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因敦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鶩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二。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入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星宜言日

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天奎
季春之月日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

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

畢十六觜焉二參九東井三十三建吉按三十三葉近山本作三十四字非今以圖書改正與鬼四柳十五

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

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焉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

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本德

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剛故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剛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

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建吉按太平御覽十一歲一康康盛也建吉按太平御覽

熟爲荒也發是許齊注故義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

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西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

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

是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因。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建吉按代諸本皆作說謹據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已亥韓也。己酉已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鼓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二升。辰在丙曰柔光。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光也。大荒落之歲。

也方萬物皆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皆盛壯也。

敦牂之歲。敦牂敦威勝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雍也。協洽之歲。協和洽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

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也。涒灘之歲。涒大難備也。

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二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

鄂之歲。作鄂零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

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煙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

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默。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默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窩伏以迎陽。

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敦敦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孽也。歲大

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

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

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

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

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

表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兩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四

陸形訓

紀東西南北山川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類篇

陸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東南辰爲農春后震之正南次州曰沃土沃城也五月建午稼穡成也故曰農土正西次州曰瘠土瘠城也八月建酉百穀成故曰瘠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涿州曰成土涿城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城也正東陽

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

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爲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流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大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

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開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榮之居左何師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北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

塞曰太汾繩廐荆阮方城穀阪井陘大汾在晉繩廐今宏農繩廐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穀阪宏農令疵句注居庸

郡繩池穀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雁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澤潞關是也何謂九藪

雲夢在南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鴻臚池陽一名具福達吉按具圖左傳作具圖疑字誤晉之大陸大陸說文

楚之雲夢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鴻臚池陽一名具福達吉按具圖左傳作具圖疑字誤晉之大陸大陸說文

焉而死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秦之孟諸孟諸在今吳齊之海

閼。海隅嶺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建吉按黃阿澤即廣阿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

風。東北曰炎風。良氣所生。一曰融風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

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溫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北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溫風。

曰閼。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大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出昆

命東北際赤水出其東南際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潯州紅水出嶺山在蜀西徽外淮水出桐柏山南陽平氏也。圖四海之內。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

徑三千里。陸徑表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腐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擿昆侖

虛以下地。擿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經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昆侖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

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臣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

其南。絳赤色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

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

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牆一傾。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旋室旋開可轉也。故曰旋室。縣圖。涼風。樊桐。在昆侖閼闔

之中謂醫昆侖虛門名也蓋置淳風樊桐皆昆侖之山名也樊讀如菱鉞之鉞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

山。渤海大海也。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
通之。至積石山。書曰。道河積石入嶺出也。
赤水出其東南隅。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

至南海。絕登過也流沙流于也泮水出其西北。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泮水經隨西氏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泮水也

之邱。或上音之。假令高萬里。是謂京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音之。是謂懸圃。

三、**三**扶桑也。在湯谷之南。廣照也。

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其帝之居也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

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
達吉拔蓮華。太平御覽作蓮珠。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總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殭。

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渚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達吉按古讀元爲兀故說文解字元從一從兀爲聲又說一作澤

西方曰九夷。曰象。西方曰犬夏。曰海。西方曰大夏。曰寒。

澤。北方多雲水。故曰寒澤也。凡入殯入澤之雲是雨九州入殯之外而有入紼。紼，楚楚也。楚楚，天地也。而為之表，故曰紼。

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達吉按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東方

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

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焉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饒，曰炎土。焦饒，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

冠帶劍。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邱沃。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也。一曰沙所。在面中央。

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入紼之氣是出

寒暑以合入正，必以風雨。入正，入風之正也。以風雨入紼之內。入紼之外乃有入極。自東北方曰

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水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出之所出也。故曰開

明之。東南方曰彼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故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

山，曰暑門。南方感陽，暑溫之故。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

西極之山，曰閼闔之門。閼闔也。大聚萬物成衛將可及收斂闔大也。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幽闔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閼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入

極之雲是雨天下。入門之風是節寒暑。入紼入殯入澤之雲以雨九州而

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笑者有醫毋闔之珣玕琪焉。醫毋闔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

笑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笑者有梁山之犀

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齒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笑者有華山之金玉石焉。金，美金也。石，金玉之石也。華山今在冀州。

山是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

之球琳琅玕焉。琅玕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

導。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邱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怒子使。孟樂因讀莊子給虎豹之皮也。請和諸我。是也。中央

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禘代所祠。因曰岱嶽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嶽生也。凡地

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

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邱陵高敞。故爲牡。谿谷低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微故

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皆玉英。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

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偃。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連吉按太平御覽腫作

足曰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天。天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

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衍者爲衍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遲水也。中土多

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遲水也。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

方寒故冰有不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連吉

與此。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居直夢。悟如

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欲淫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于是以兩乳爲目。腹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連吉按一說。卽山海經之形天也。古樂天殘相近。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

陽禮早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

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許齊注陽禮早作土龍以象雲龍即此注而小異。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俗隨也是故堅

土入剛。弱土入肥。壚土入大。沙土入細。

壚細小也息土入美。耗土入醜。食水

者善游能寒。

魚龍鱗鱗之屬是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蚯蚓之屬是也

食木者多力而羸。

麋鹿之屬是也

食草者善走而愚。

麋鹿之屬是也

食葉者有絲而蛾。

蠶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豹鷹鸇之屬是也

食氣者神明而壽。

仙人松喬之屬是也

食穀者知慧而夭。

連吉按唐馬總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

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蜃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天人是也。與本文不同蓋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燔

即併附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愚并兩語爲一其誤甚矣。總所案引諸子書多以意刪改無所依據不足取信者也。

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

真蟲諸細要之屬也

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

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

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

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

日數十。

十從甲至癸也

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

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兔。兔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

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

連吉按大戴禮記作禽鹿

麋鹿故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

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

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

達吉按大戴禮作蛤

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達吉按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

介鱗者夏食而冬蟄。

介甲龜龍之屬也鱗魚龍之屬

鼃吞者入竅而卵生。

鳥魚鱗咽者九竅而胎

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無角者膏而無前

膏豕也熊獾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

指而無後。

指牛羊鹿之屬無後胎從後起也

達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

畫生者類父。夜生

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

夫熊罷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

宜砥。

砥者卓石也

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汾

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

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鵝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

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

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臍。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

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僂脩。頸中行。竅

通於鼻。

未僂脊也

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鹿犀。

達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名並有急氣讀口讀字

之說蓋當時有其法即開魏音反轉周沈切韻之漸矣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

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

翕讀脅

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

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也。龜口言乃得。禽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豆。多大馬。傳曰

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

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死。生秋金王而死。菽夏

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死。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死。生火王而死。齊冬生中夏死。齊水也。水王而死。生土王而死。木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

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

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

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

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也。變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

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

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

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肱也。天民。肅慎皆國名也。肱曰肅慎。燕

日肅慎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奇

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肱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孔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習

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臂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東南之野。

幾交股民則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身留胃而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言相離一說言本在法也反句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

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

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其齒如豕三頭民其有三頭也脩臂民一臂民皆長臂脩臂長於身皆南方之國也

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

國君子國

東南國土故大人也

黑齒民玄股民

其人黑齒食稻吸吮在傷谷上玄股民其股黑而黑來之見山海經也

民其人體中生毛若矢鏃也勞民

正程錄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歧踵民句嬰民

九舉北方之國也

達吉按古句九同聲

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

皆北方之國也

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瞳民其人蓋無瞳也北方之國也

達吉按無瞳即無睛與無瞳用字

雒棠武人在西北方

皆日所入之山名也

魄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

有樹在其東北方

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

左無體民

樹在其東北方

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

左無體民

爰有

遺玉

達吉按遺玉說

青馬視肉

其人不知言也

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生

在其東北方

四方而高曰邱

所自歌風所自

三桑無枝在其西

夸父耽耳在其北

方

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濯衣之

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

夸父神獸也飲河涓不足將飲西海未

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

而滅林謂樹木也

昆吾邱在南方

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焉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

軒轅邱在西方

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

感在其北方

巫咸知天

立登保之山

陽谷檮桑在東方

陽谷日之所出也檮桑

有城

在不周之北

長女簡翟

少女建疵

有城國名也不周山名也

簡翟讀如謂高之簡簡翟建疵姊妹

是篇玄王殷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

二人在瑤臺帝學之妃也

天使玄鳥降則簡翟吞之以生契

水之洲

居日洲

三危在樂民西

三危西極

宵明燭光在河洲

所照方千里

洲水中所居者燭光

居者燭光

居者燭光

淮南子

卷四

鑿形訓

鑿形訓

鑿形訓

鑿形訓

鑿形訓

所謂者龍門在河淵端池在昆侖龍門在河中玄燿不周玄燿水名申池在海隅海隅

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少室太室在冀州冀州在冀城嵩山之別名燭龍在雁門

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龍身獨以

為冬呼復生或化為魚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雷澤有神之龍身人頭

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也地理志曰禹紅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

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出荆山荆山在湖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外絕嶺過

得發近通用古字燕管京枉出漬熊溜出目鈴目鈴山名丹水出高梧高梧一名眾嶺山在京北股出礁

山鎬出鮮于涼出茅廬石梁鎬于茅廬石梁皆山名也達吉嶺達吉嶺一名眾嶺山在京北出猛山洪出大號

日在焉慮西達吉嶺河內共縣嶺本及嶺本皆作切致河內無呼縣當作共故改之晉出龍山結

給合出封牟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牟山名遼出砥石金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

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懷也今中山懷昌

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泥塗淵出橫山橫氏之溝維濕北流出于燕

山海經名之焉泰諫諫亦與乎夫近皆通用字泥塗淵出橫山橫氏之溝維濕北流出于燕

施於北燕北塞外也達吉按錢別傳云維濕黑字當作濕澤水出右北平後唐縣東南至無

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理志即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長為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

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諸比涼風之所

生也諸比天神也皋稽閭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閭闔風閭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

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桀寗生海人寗生海人海人生若

菌菌讀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寗達吉按此字讀本作寗寗者生於庶人羽

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鳥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

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

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

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先龍生玄龍玄龍生靈龜靈龜生庶

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空。緩一讀嘆當風。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

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燠介。燠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

形而蕃。會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闕。日馮本之先也。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

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

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浮草之先也。

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正土中土也。其氣上曰埃。中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故五百歲而一化。與黃金下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黃

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頰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

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句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

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與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

清天八百歲生青會。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會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青會八百歲

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本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

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

通。而合于青海。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赤丹壯土之氣。御于赤天。

赤天七百歲生赤丹。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赤丹壯土南方之土。赤天七百歲生赤金。

赤金。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赤丹壯土南方之土。

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建吉按太平御覽地注云丹砂不化爲白而可以爲金故曰赤雲也。曾有說字而無致。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建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鑿。白鑿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歲生白金。白鑿鑿石也。白頰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建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牝土北方土也。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頰。玄頰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子卷五

時則訓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類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嗥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本王東方也律管音

孟冬。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鱗律管音

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羶也羶其祀戶。祭先脾。

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日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達吉按錢別鶴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脾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

之心之中博士說以為火藏致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

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肝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毀

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

却故祭先脾腎也脾也俱在兩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

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則有據也若反其說不死為劇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

以心為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博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

必是許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魚上負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魚

注矣魚冰也獺獺也是月之時獺祭獺候鴈北。北過周洛至漢中孕卵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

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

尺已上服蒼玉。建青旗。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服入風水。饗

其燧火。取銅鑠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水燧之火吹之其讀該備之該也。達東宮御女

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達吉按各本此下雜用呂氏春秋往語唯藏本如

是知藏布德施惠行慶賞省盜賊。布德德地柔惠也慶賞賞賜予也省盜賊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迎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

用牡。祠位壇場辟錫之位也儲圭璽也禱鬼神求福也禁伐木。春本王嘗長登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麝

毋卵。卵獸胎也未育者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骹。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孟春本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于上故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孟春本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于上故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閉起而春行之故為敗氣不

正月官司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稱故官司司空也仲春之月招搖

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星在斗上是月平日時中于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日時中于南方建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

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來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

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融用故曰始雨水桃李于是皆秀華也蒼庚鳴鷹化為鳩。

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正曰爾庚家黃楚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

旗食麥與羊服入風水饗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

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南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

也省之赦輕獄也在是日桎在手日梏也皆言不用也止獄禁也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

故章本不句萌

擇元日令民社

元者象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

以爲民利也故曰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

聲蟄蟲咸動蘇

分等也冬陰陽同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

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

且發聲

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將也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以雷電者生子必有精孽通精潔在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

度丈尺也量金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

也

端權槩

端正也稱錘曰母竭川澤毋澹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

大事戎旅征伐之事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是月尙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得謂玄纁東帛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穀民相殘故

來征伐其國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

也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

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

月官倉其樹杏

二月與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也故其樹杏此稍異

季春之

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

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饘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

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屬鼯鼠也鴛鴦也青餘謂之鴛鴦黃謂之鴛

虹始見

萍始生

虹霓也詩云萍始生也萍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襲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

于青陽右个

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

覆而視之恐有穿偏也 天子烏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烏始安也自冬至此而

五覆五反慎之至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

陽氣發泄發泄猶有散也 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

窮振乏絕無財曰貧無寡孤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聘名士禮賢者

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時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

行視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 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

獵畢弋置罟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也弋也繳射也詩曰弋鳥與鴈置罟罟也詩曰

麋鹿罟罟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饑獸之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食

之鳴鳩奮其羽戴鴛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具撲曲宮宦撲持

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聲也青徐謂之由良底曰筐方底曰筐皆受桑器達吉按三轉謂之撲發

別駕云當作三轉謂之撲孫修云撲即曲傳說文解字曰專六寸鐘也三轉或當作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

兩說無可定從 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

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

致歡和乃合牒牛騰馬游牝于牧牒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說文牒牛羣者也牒令國儼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磔散宮室中區謂磔聞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行是月令

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

上疎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令陽之令氣不和故民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疾疫用藥不降故草木不登也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二月官鄉。

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日婺女中。翼

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婺女一日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感

德在火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數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日中呂其數

王南方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國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祀祀於雋是月火王故祀竈肺

七五行數五火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國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祀祀於雋是月火王故祀竈肺

第二故曰七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駟。服赤玉。建赤旗。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

入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其兵戰。

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戰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感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

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

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賁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賁以孝夏刑以秋冬也脩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太尉

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賁白也才過于人為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

長養。繼脩增高。無有墮壞。毋與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

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歲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家嘗麥家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

草死。是月陽氣極盛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草歷之也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感於上及五月陰氣作於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感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

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行水敗壞其城郭好時違行之應也

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續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養之令故致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否同後季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

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糴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

至蟬蜩生蟬蜩世謂之天馬一名鵲始鳴反舌無聲鵲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至應陰而鳴殺於本傳曰伯勞氏司至者反舌

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

旗食菽與雞服入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

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韶聲琴瑟管簫調竿篴飾鐘磬

簫一孔似簫簫今之歌簫是也簫與簫律之類也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戈戟屬也羽舞者所持翽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

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與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麥也

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釜以含桃釜進也含桃所食食故先薦寢廟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

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毋暴布火威日猛暴布則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頗開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索

索不征稅也也挺重囚益其食挺縱也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爲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

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騁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騁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長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異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

陰之所成事無從生先請說而後行也鹿角解夏至鹿角解也始鳴仲夏生木董榮也

暘望登邱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屋曰榭也仲夏行冬令則電霰傷穀

道路不通暴兵來至雨水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

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本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騰熟百騰動股雖盛也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

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實仲夏行秋成熱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

榆榆未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陰氣長養是月平日時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其蟲麋其音

宮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鍾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

其臭香土味甘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涼風始至

蟋蟀居奧蟋蟀居奧也詩曰七月在野蟋蟀居奧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蚺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蚺馬蛇也

天子衣黃衣乘黃鸞服黃玉建黃旗黃旗土色也黃鸞登鈴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服入

風水風水也暴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喻無所生也一

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鼈登龜取鼈漁人掌漁官也

令傍人入材葦傍人掌池澤官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

也古登有升義三字疏解為精

淮南子 卷五 時則訓

七五

秩芻以養犧牲。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素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後世常以養犧牲也

以供皇天上帝。

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

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

行梓鬻厚席蓐達吉按龍文解字梓字從死在柩中一其所以薦

以送萬物歸也。

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

黑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

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

宣猶也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

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與兵必有天殃。

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

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極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爲糞矣土疆土分畔者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

實解落多風敕民乃遷徙。

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疫風敕嗽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

行秋令則邱

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

邱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迫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達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爲致任是即生子不育之義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

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保聚

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穀未聞也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且畢中。

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

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

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庚辛金也盛德在金

金王酉其蟲毛其音商。

金氣盛候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而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

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

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其祀門祭先肝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

也一日肝沈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應搏鷩殺鳥於大澤之用

是時乃始行殺戮。

天子衣白衣乘白駟服白玉建白旗白纛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駟是時乃始行殺戮

皇曰白馬與影食麻與犬服入風水雲枯遠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

虞西其兵戈遠吉按太平御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

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聖引作其兵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立秋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九里還乃賞軍率武入於朝軍將

也武勇者功名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

四方順循也四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天地

始肅不可以嘉肅殺也殺氣始行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命

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闕于畢俾滂

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其侯列土封邑也大官

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所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

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分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

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

多瘡疾瘡疾寒暑所生也七月官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棟棟實風皇所食今仲秋之

月招搖指西昏牽牛中日當蒿中蒿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居旅而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知候時之屬從北漢中來過周維南至

鳥細寒氣至羣鳥肥感試其羽翼而高細細者大翻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達吉按 天子衣白

衣乘白駮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

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 大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是月也養長老授

几杖行樽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豢養曰案案其餼書開租之案讀官學之官視肥臞全

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也粹也粹讀荷崇之舉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儻以御

秋氣儻爲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健讀驟難之難氣或作兵以大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無日邑都日城邑日築穿竇塞脩困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涸也穿塞所以盛穀也穿讀審讀人物之審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倍

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疑竭涸或作感感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

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陽陳之仁故草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

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冬寒氣微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開

藏故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故有風災又冬開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或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季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且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也 柳東方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無射

音集上平商律下無射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

是月時候之鴈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澤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我翼得鴈故在後爾賓雀者老雀也極宿人堂

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為蛤也

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殺獸四面讓之世謂之祭獸戮禽也

天子衣白衣乘白駟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入風水爨柘燧火西宮

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

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簿書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天子籍田千畝共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

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

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

堪其皆入室

詩曰入此室處是也

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

宮吹笙學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羞各以其命數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

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鄕五鄕為縣二縣為郡二千五百家也達吉按注學宮本或作學官為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

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

命太僕及

七騶咸駕

戴柱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

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闥垣也爾氏日門內之垣謂

之樹垣者也司徒摺朴北嚮以贊之

摺插也朴以教等也插置帶開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等之也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

弓操矢以獵

是月天子會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

命主祠祭禽四方

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殺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

不知其神所在故

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乃趨獄刑毋留有罪

僂伏也。青州謂伏焉。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日俛無言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所養者無爵於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

宜養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孝之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窶。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

飢窶異不偏利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火氣藏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

行春令。則暝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暝風至民氣解惰

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德修守備故曰官孟冬之月。招搖指友。昏

危中。日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七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

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履胡也律中應鐘。其數

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為人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始也大水淮也食黍與稷。服入

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其兵鍛其畜斲。斲者

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命有司脩羣禁。羣禁諸所

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為羣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觀斷罰刑。殺當罪。

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曰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

是月

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封也。即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營邱壝之小大高薄。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即壝家也。小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威也。建吉按堅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讀鹽會之鹽。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宗。稷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母或侵牟。多。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發泄。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令。陽之令故多暴風。蟄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

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南

央室故曰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蜃則

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達吉按有諸本皆作又急捕盜賊。誅淫佚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

在上民入空閒。命奄尹申官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救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省婦事。

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會主器酒官也。因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會。會讀倉豪之會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蘖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

瘡必潔。水泉必香。瘡讀也瘡必令主潔也。水泉香則酒會也。溫讀審金之審。瘡讀火之瘡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

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與雲雨故祀之是月也。農有

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禁絲竹金石之樂也。色矣。寧身體。安形

性。閑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蟷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邱蟷蟲也。結。屈結也。麋角解。鹿皆應微陽氣也。水

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涂闕庭門閭。築圉圉。

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

獨相干故氣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瓞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雨水水金用事

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鬱伏生故蟲螟敗。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十

一月官都尉。其樹桑。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樹桑取其心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參中。日在斗中。黃白

虎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戊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也

也黃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其數六其味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旅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

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向將至北雉雞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雉求其天子衣黑衣乘鐵

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蕋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鐵其畜麋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命有司大饗頒磔出土牛大饗

逐陰驅疫為陽尊也蜀漢四面皆震大爭以獲四方之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天子親往

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合耦命樂師大

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

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次窮於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令靜農民

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

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

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蚤降介蟲為雉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為雉災行春令則胎夭傷

國多癘疾命之曰蛩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夭天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十二月官獄其樹檉十二月

盡刑斷故獄官也檉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檉為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

西界海水西神朝辭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德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礪石在東北海中朝辭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

地。青土樹木之野。樽木樽桑。德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句芒木神司主也。

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者

禁止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故曰北戶孫。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北戶為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爲戶。貫

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黎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德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亦帝著明審誤也。祝融職工也。萬物盛長屬而工也。程文舉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即是高辛家耳。

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湯德也。中央之極。自昆侖東

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通也。恒山常山。言兩未通也。德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恒山北岳。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通之

道。紅山陽山。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德吉按漢書堙者塞也。堙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堙洪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

德王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爲土神也。德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雖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可。包裏覆露。潤露。無不懷懷。薄犯無私。正靜以和。行釋鷙。養老衰。弔

死閭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德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弱水弱水弱水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蓐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倍死祀為金神也建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少皞白帝之號少皞用物造威也

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

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

法應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偏夏大也時曠也建吉按太平御覽令正作令

止注云令止丁有凍寒積冰雪電霜霰漂澗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

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三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

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

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建吉按太平御覽塞作案已得執之

必固天節已幾建吉按太平御覽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

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建吉按太平御覽作毋釋刑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

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

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搖種內八月收斂建吉按太平御覽

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建吉按太平御覽

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特刑畢刑盡也建吉按太平御覽

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

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

木不脫。不脫葉稿著 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

不發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

五月下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感陽發泄也行秋

令水。水生於申 故水也行冬令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發泄也行冬令格。

格故也 象冬斷刑 恩澤致格不施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冬令耗。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

象春氣布 散發泄也行夏令早。早象炎陽行秋令霧。秋氣陰亂故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

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正繩準者所以準萬

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

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

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

大以容。達吉按廣大以容明 本作廣下以容衆非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本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

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 挫折也統而不滯。統行也 滯止也易而

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說。怨惡

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詩評 職之評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圯。復還也 圯轉也

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 舒之貌 圯轉也規度

不失。生氣乃理。氣類 理達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禹而不責。

建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匪而不責

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程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愷。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懸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柔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淫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六

覽冥訓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

遠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顯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瘞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項鬼類變戈以舞也平公晉
悼公之子彪也瘞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爲病而大旱庶女叫

庶女之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遠嫁姑益不肯女

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殺母以報寡婦婦不能自明冤號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迅出也

夫瞽師庶女位賤尙棄權輕飛羽

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

九天激厲至精

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

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

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

武王

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

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飲水而死其

神能爲大波有所傷

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旆瞋目而擣之曰余任天下誰

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擣之

日爲之反三舍

魯陽楚之縣公逆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謂對戰合衆時也擣日令反却行三舍

令次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

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實成上通爲天所助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

三軍雄

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爲武德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爲士非異本也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強者尙猶若此

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萬物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含至和。直偶于人形。

外直偶與人同形。觀九鑽一。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而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而心未嘗死者

乎。心未嘗死者謂心與道同。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吳猶

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流涕狼戾

不可止。增重也歎咷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歎讀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

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感傷人心不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

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而詹何之驚魚於大

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驚驚來夫

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本風也

米物下湛故曰湛本味酸酸風入酒蠶明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明絲新

急故絕也明或作理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連見於外如理也商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連讀連圓之圖也連者單也將有單事相圓守則月運出也以蠶草灰隨燭下月光

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育注云有軍事相圓守則月暈以蠶灰覆闕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踐也

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為之君臣垂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

現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早雲煙火。潑雲波水。各

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早雲九陽氣以煙火潑大潑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

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其數手微忽況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覺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乎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發初也

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殿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陰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與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

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

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爲則夷荒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自至也

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

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較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

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

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姁姬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紅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

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別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爲石別其右足

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則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

王在秦後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連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茅一桂二本皆有讀本無今增入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

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

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

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書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買之後也。言一藥愈偏枯之病。欲俾其壽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

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蠶豆漆中則敗遠不蠶

不在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

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

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曉山崩而薄落之水涸。曉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馬湖縣。晉山窮相頤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

冶生而倬鉤之劍成。區讀歌區之區。區越人。倬治劍工也。倬鉤古大統劍也。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勸以貪

也。太公竝世。故武王之功立。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也。知也。忽然交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草之與草。遠之則邇。近之則遠。草之實象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也。

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條魚。條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

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萬化而無傷。其得

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失調弦者。叩宮宮應。彈

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

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一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

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和之中。不自知所至也。純醞以倫。鈞門以

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一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

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

地。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棲薄食薦梅。詩梅草實也。狀如桑。

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蟠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

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涼雨暴雨也。扶搖旋風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

中。百仞七百尺也。深。熊羆匍匐。邱山磐巖。虎豹囊穴。而不敢。

失木枝。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類乎。又况直蛇鱉之類乎。鳳皇之翔

雷震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詹。詹音同。草木不搖。而燕雀

燕雀自以爲能使捷於鳳皇也。倏或作故字。屋簷也。宿

樓梁也易曰上樓下宇達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

之上與四海之外期不謬曰細外猶表也達吉據古會與層循

河東大陽之東湍湍水至疾顛崖皆激湍急流

向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押節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鸛莫不憚驚伏竄。往喙江裔。注噉噉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又况直燕雀之

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

也。所謂御長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他。父孟姓伯鸞之。後飛鸞之子爲周穆王御。

上車攝轡。馬爲整齊。

九三

而斂諸。整齊不參也。斂諸，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

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騁騁也。步趨之力若彼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說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

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錯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

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謂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

耀而玄運。耀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北限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

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得之過去也。轡，騁騁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轡。姑餘，山名在吳縣。鳳皇

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轡騁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騁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焱，履也。足疾及矢，矢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騁追焱及。騁，神氣扶之也。此假弗用

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

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薄嗜欲之形於胷之中，喻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

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也。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

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凶，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

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阿，曲也。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

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

相讓以財。言所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清明，星辰不失

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鷺鳥不妄搏皇翔於庭止也麒麟

游於郊游行也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馬背上有角壽千歲阜也諸北僂耳之國莫

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裂也莫

分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燼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猛獸食顓民顓鷺

鳥攬老弱攬攬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帝佐處戲治者也三星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是斷鼇足

以立四極大龜天應頃以龜足柱之楚辭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故太皞殺之以止雨陰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蟲將顓民生背方州抱圖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樂四寸也

繩直身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傷氣也

害民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與眊眊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眊眊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

以為牛其行蹢躅其視瞑瞑蹢躅蹢躅之貌惘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

所求惘惘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

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最下壚土也名聲被後

世光曜重萬物使萬物有交輝也乘雷車服駕應龍膠青虬駕應龍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聘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

也援絕端席蘿圖殊絕之端援而致之也蘿列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

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尊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帝靈門也

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楚莊王葬於穀陽之北七年齊楚戰齊敗於長勺秦也齊田穰縱橫聞之

舉兵而相角蘇秦約縱連橫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合為橫故曰縱成則楚王請成與秦帝也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輪增馬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也古者位不殺除戰道

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是故

實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鎧也在車日土步日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懷槍於內廝徒馬圉輶

車奉饗廝役定聚也牛曰牧馬曰圖輶推也輶資糧也輶請擇附之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

馬衣也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欄於道奮首於路謂引也奮言民疲於役頓仆於路

身枕格而死格猶格也言收民役時不舉言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

千百數傷弓弩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趙

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甘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

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

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

天下混而為一混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

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

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脩太常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

謂并大烈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

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

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

嚶嚶苛事也。嚶嚶爲深算也言不採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

爲言以道德爲本喻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持拔其

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

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也

達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今韋昭說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蘊。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樹也

樹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何九折注

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曲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用。則涸而

枯。澤受瀆而無源者。瀆雨漬疾流若故曰無源瀆讀燕人強秦言救同也達吉按強秦疑當作強秦。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奔月或作姮肉姮金肉以爲死畜之藥復可生也達吉按姮娥請

本皆作恆准意林作姮文選注引此作常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

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治之根本如乞藥矣

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

窈窈冥冥。茫芒漠閱。瀕瀕

鴻洞。莫知其門。

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其讀枝識之枝闕讀闕子濤之闕瀕讀項羽之項鴻洞讀子轅之轅洞讀同辭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

有一二神

混生。經天營地。

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氣生也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潛乎莫知其所止息。

孔深貌潛大貌

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

煩氣爲蟲。

煩亂也

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

骸反其根。我尙何存。

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尙存

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

拘於俗。不誘於人。

誘發也

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

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

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

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三三萬物

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變爲陽故心持陰陽與和共生也

天地設位陰陽

道統萬物乃生

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君臣以和致太平也

故曰。一月而膏。

始育如膏也

二月而胚。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

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

故肺主目。肺象朱。朱。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肝主耳。

肝金也。金內。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大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

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故爲氣。肝爲風。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

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水也。水爲雨。故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是故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焉。踰。踰。也。謂三足。而月中有蟾蜍。

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日中有踰焉。踰。踰。也。謂三足。而月中有蟾蜍。

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從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夫天地之道。至紲以

大。尙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精神何

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

氣能專於五藏。一。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

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

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

不害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也。因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過。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達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滯蕩而不休矣。血氣滯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喻大。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向也。爲始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聒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酸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不從軌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慾無厭。以傷耳目。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殺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掃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一。同也。專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

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

我備其物與。與邪。詞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

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

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損也。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遣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遣之。

喻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

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

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彊求，止言不。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錢

故不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已者，已不憎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也。賁時

日性也。極急也。喻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

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

援物也，攫，援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巳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

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埴，泥也。取之於地，以爲器，無以異於土也。

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

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淲之家，決淲而注之江，淲水弗樂也。是故其在

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淲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向空虛，無形紅水，大去不可得，故易故不憎也。其故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

夫精神之可寶也。

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

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湯和。以順于天。

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

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

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

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埜。

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緣。瑕。猶瑕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其故。不與物相雜。緣。見

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

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遠無所繫。渾然而往。遽然而

來。渾轉行絕遠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遠讀詩襟衣之緣。渾轉大珠渾轉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槁本無氣死灰無熱陰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

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劍。有

待而然。劍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歟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然清欲也。而物無能營。

營或也。一曰。廓愉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

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

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龍。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顰顰也。至尊謂帝王也。

故曰窮富也。行客爲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顰顰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纁纁世之頭飾。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顰顰言極醜也。達吉按其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顰云。顰也。又有顰杜林亦以爲顰。

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清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氣。忽區忽說無形之區。

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獨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機。而立至清之中。機爲實也。渾不說之。

龍御讀揮。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機不夢神內也。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魄陰神魂陽神。

陰不沈抑陽不飛。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遠冥。

休怠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

形象之。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虽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存而

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聞。役使鬼神。言得化也。人不察其形而役使。治於不測。入

於無聞以不同形相壇也。

壇壇也音壇之形不

是故若我莫得其倫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

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或作假蓋氣

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陶呼吸。

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鰲躍。鵠視虎顧。

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

也伸頸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先強是非真

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也。

而與物爲春。

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喻戰害也無

害物也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

不于時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

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有綴宅而無

耗精。

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從其宅則死

夫癡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

遠徙。孰暇知其所爲。

言病癡者形生神在致起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體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

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

應化者精神化者形散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

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

豈木也。

使木生者天地

猶充形者之非形也。

充形者氣也

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

生則死矣。

生者道也道之人若天氣

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化物者道也道

也。所化者萬物也。萬

物有變故曰則化。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

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

齊死生。則志不懾矣。

齊等也不畏毀死不樂不義生

同變化。則明不

眩矣。

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前謂窮于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

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開闢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無至而不

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辭遠也。

福利害。千變萬紛。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

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儷。偕也。斥。鴞也。鷃。雀也。勢位

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

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杼是從者。如此則晏子曰。嬰所不唯處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甚君厚賂

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把。嬰。華。華。周。皆。齊。士。為。晉。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故。晏。子。可。迫。以。仁。而

不可刻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戰。何。不。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縣。視。也。言。不。為。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

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

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孔。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奉。教。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

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幽。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歡

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之。寶。不。可。以。致。御。納。此。以。諱。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宮。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

貴。許。由。務。光。是。也。故。曰。至富不待財。以至。海。見。富。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

之井水也。將謂項之謂。造吉按說文。字冠篇也。篇以判。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二說在大竹園以感。也。急就篇所云。第篇篇篇篇篇篇是也。與生篇合。

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

靜耳而不以聽。錯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味暗也。厥也。楚人謂厥為昧。喻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為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饅面。負籠

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為繇。道揭舉也。饅也。雷鍾也。青州謂之饅。有刃也。三結謂之饅。也。饅受土饅也。連吉按錄說文。解字作宋。饅即饅字。解字又曰。饅。招。讀若。揭蓋因讀饅為饅。因之誤為饅也。鹽

汗交流。喘息薄喉。汗。汗也。如鹽故曰鹽。汗薄也。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林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林。林也。謂休華樹下為林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越也。越無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

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抑也。叩。叩也。或作叩。陶讀車鈞之鈞。踰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

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

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能使

之畏死言。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為

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不如未為牆冰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

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

無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境外而能為之外。喻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當

微妙故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聞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淩學不知原

心反本淩趨也趨其末不循稽古之典苟微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

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銷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

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

性者不以滑和滑亂也達吉微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

儀縱放也釋緩也儀法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淡也所欲謂情欲隨奢權勢也不原

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

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

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

殖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墮之以為替故曰菹子夏失

明冉伯牛為厲子夏學於西河喪其子而失明會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教其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會子一臞一肥會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於富貴精推

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宜宜迫性閑欲。以義自防也。

直猶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清心鬱殫不遁形

雖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

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為利矣處大廊之宇。游無極之野。聊虛也登極盡也

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貪富肥臞哉。故

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

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

盜心哉。越人得髀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髀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

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

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

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聞。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伐之。鐘取其國也。仇由貪鐘之仇虞君利

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璧馬假晉道既滅。魏襄館於虞。遂襲虞。魏之君死位曰。故曰為其身也。獻

公豔麗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魏。魏得麗姬及其姊妹。好色曰美。好禮曰壽。魏其色而樂之。生

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

日而殯。流屍出戶。五月。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淫其志。其臣由余諂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

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

仇由虞公晉獻齊桓朝王也適猶飾也動猶惑也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洽矢也。不洽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

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箠。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

物之變爲塵埃矣。箠扇也楚人謂扇爲箠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

矣。已止也

淮南子卷八

本經訓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淨也。太清無篇之始者謂三皇之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

躁。推而無故。實性也。真不變也。素樸清不散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

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

言略而循理。其行倪而順情。略約要也。倪順易也。倪讀附。倪取不覺之倪。其心愉而不

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

時。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

也。榮生也。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

失其行。五星變惑。太白。填。辰。歲。當此之時。玄玄至。陽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陽。大也。歲。德

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著。四。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流。成也。

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鑄山石。鑄。鑄也。鑄。鑄也。

鑄。鑄金玉以爲器也。適。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剗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

爲。爲。見。害。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殷。日。卵也。鑽。鑽。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

漁

田獵也竭澤捕魚也

人械不足。畜藏有餘。

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

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

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

通疏

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氛

霧霜雪不霽。

霽止也

而萬物燠天。

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燠天不繁茂也

苗稼穡聚埒畝。

茂草曰苗木聚曰稼穡積之於田畝

野莢長苗秀。

莢穀也莢草也苗稼也

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

夏屋官駕。縣聯房植。

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者植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

達吉按縣聯縣卽聯字辟帶之義見楚辭九歌

療檐棲題

療棲也檐屋垂也

陸離。

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

脩挾曲。校夭矯。會橈芒。繁紛挐。

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

以相交

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剗鋸。

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剗巧刺書盡頭黑邊銳也剗鋸尺削兩刃句刀也剗讀技尺之技圖讀詩

與此往異錢則舊云剗剗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剗剗爲曲刀應劭曰剗曲刀剗曲靈又與許君不同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

剗故多前後互異歟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箇露夏稿。

松柏根茂箇露竹葉皆冬生雖殺之

本當是時夏稿死也剗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箇讀似箇

靈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達吉按箇露之露當作露

江河三川。絕而不流。

三川涇渭也出於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

旱地拆

拆燥裂也

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

句爪鷹鷂之屬也居距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也言小室也蓬廬蓬條覆也言小有賓客聽之無所

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

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辭譽。行賞罰。行賞罰。經書也。

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

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天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

萬物。連吉被乘人氣本。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也。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

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含。全無所主之貌。一曰變。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芴薄衆宜。芴。薄近也。衆物宜適也。

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羣生。和調也。是故春蕭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

者。天地不能脅也。脅。迫也。審於待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

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優游也。當

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

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氣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

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誣。懷機械。巧故之

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矣。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

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

貴樂。樂。和也。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

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

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

包之。則財足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

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藏也。耳不淫於聲。坐徘徊而歌謠。被髮

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貪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

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

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

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

足脩也。仁義大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

至。至德之謂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曆。術也。推。求也。雷

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爲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

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

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曆。

別五色。異清濁。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

僞矣。僞。移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

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樂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造字者也。造字之文。造書也。

契以龍虎為萌生之符焉此三則去本遠末素粉作之藥而為維刀之利天知其鋒故伯益益作井而龍登焉而黑鬼恐為書文所刻故夜哭也唐或作亮恐見取藥作筆害及其疑故夜哭

玄雲神棲昆侖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謂知洛汭川谷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

故周鼎著倭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倭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倭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倭在見之伎巧不能復驗

但當銜其指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鑄倭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為也

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

自和愴然無欲而民自樸無襍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釋

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

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虧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

之充忍也忍不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而莫

向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

焉而不損損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言瑤光瑤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星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摘起陰陽以發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與

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

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建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

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蹏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蹏吉按擾人之擾當作擾古柔字也

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也遠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

淮南子 卷八 本經訓

無所食。溼龜鑿齒。九變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溼讀車軋履人之乳。龜讀法。陰虛之瘡。發給聲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狸。

上邱陵。赴樹木。

龍門河之隘也在左潯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稍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紅淮合流四海傾渾無岸畔也

吉按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礬石溪西是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塞無縣故城西南
歷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供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今礬石懸西河
歷山尋河並無過垣至是乃爲石險卽呂梁矣在礬石北以東三百有餘里遠上雖險正都固志然亦主西河之說
矣一說在彭坡卽垣是也云石在中者說文解字礬履石渡水也矧詩在彼礬礬在彼礬礬以例推之厲亦卽
礬字礬礬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
渾于河上作橋謂其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
平通薄陸疏注東海鳩水瀕九州乾
廛瀾伊闕山名也河所謂以通伊水故曰廛伊闕在
洛關山西南九十里廛瀾兩水水出於廛伊之側

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玆室瑤臺象

廊玉牀。

琬琰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琬或作旋琬或作搖言室旋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植土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以爲囿

風積酒以爲糧池水河內戰歌紂
 所都也城西有細邱傾細處是也
 紂之諸父也數紂之無道紂到其心而懼之故曰刺懷者
 懷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
 爭婦姓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其縛其胞妻故曰離孕婦也

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

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故野南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

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銷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銷口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

德之所總要總凡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

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齊小人之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其他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

太一天之法也王者法陰陽王霸者則四時若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音楚人謂牢為雷聲山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為伸引和謂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曾犯無私曾太也犯眾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

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羸締卷舒論於不測羸長也羸短也卷屈也舒散也論入也入也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敘讀曰壽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

其理也。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

也。則四時用大律之君非用也。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也。

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

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延于遠方之外。名聲傳于

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竝。竝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

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心也。發號施令，天下莫不

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也。寬而不肆，肆縱雖寬不肅而不悖。

肅急也。雖急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

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掖以爲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

矯正也。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

所侵陵。爲諸夏所侵創傳曰。王者法四時則創。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爲諸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

則廢。爲臣所廢也。故小而行大，則滔窅而不親。滔窅不滿密也。不爲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隱隘

而不容。行小則政隱隘。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

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也。五道也。淪入也。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

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爲精自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
焉雜精泄於目則其視明益猶在於耳則其聽聰益猶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集

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施。施病也。施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

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疏通。疏通之所生者五流弊也。大權運挽也。

駕興宮室。據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達吉按文選注。駕作架。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樓指迴廊。雞棲復屋梁井也。刻花置其中也。

標林構爐標林柱類構枋也檣柱上指即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舒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

也儼讀儼
然之儼也
羸鏤雕琢
龍文回波
也龍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
羸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巧飾
徜徉渙域
菱杼紵拘

猶游漾穢皆文畫掇象水勢之貌菱菱杼資采紛戾也抱轉也皆壯采銜衝持貌也猶讀平飯之
 敵屢讀燕人陰春言救之救讀都乎文哉之荷杼讀楚言杼參讀紛紛之紛抱讀咬農之農
 世繁亂澤

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拏讀人性紛拏不解之拏。鑿汙池之深。肆眈崖之

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碣。飾治也。牒累結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脩碣。或作旋石。

旋石切以腰原流水邊爲脩
 疏絡磽曲中水所當處也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
 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
 而抑止故激揚之波起也
 曲拂澶迴以

像渴徒。拂戾也。連迴轉流也。隅番側蒼梧之。二國多水。紅綸環之。故多象羣。他以自連迴。故益樹。薩而象之也。謂讀愚之愚也。達吉按。錢則駕云。搖雲門。水名。洞那國。水名。亦通。

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莢也。皆可食。鱉魚鼈也。謂蓮芋魚之莖也。鴻鵠鵠鵠。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

娛此遁於水也。鸛鶯雁類。一曰鳳之別類。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饒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鸛首舟。中次鱗與爭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

險阻。崇臺樹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本以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續士高文曰臺加木曰樹也修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園所
以畜禽獸也盡盛要之觀望也。
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昆侖門閤高崇崑然豈曰望

禮容故曰周禮理。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案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

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

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通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

陰行火爲陽行木爲陰行金爲審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

蹕。蹕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

則哀。有憂難也。喪亡也。亡。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辨踊哭。人

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

則有所釋憾矣。釋憾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鏢羽旆。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之有實者。

衰。讀曰崔。崔。喪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前也。兵革羽旆。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

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

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也。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

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

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通納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

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以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會其稅斂也。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或作贅。妻。愚。夫。憊婦。皆有疏連之心。懷愴之志。疏連爲關。優失其職業也。懷愴傷悼之。乃使始

黃妻。愚。夫。憊婦。皆有疏連之心。懷愴之志。疏連爲關。優失其職業也。懷愴傷悼之。乃使始

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

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孝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

其閒。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也。情自發于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于哀感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

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上。思慕之心也。盡喪其忠孝。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

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

分疆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

行上令者行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諫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禱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

祿國諸侯不祿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

之民。絕先聖之後。事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人之

子女。僇。殺也。殺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

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

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樂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也。喪者所以盡

哀。非所以爲僞也。哀。謂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詐僞。哀感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

親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喪。喪也。

喪禮也。

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
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用也。義，天生成實之徵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一不可缺。能去兵，兵之所來久矣。
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
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衰也。故曰：道廢。

淮南子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至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與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

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或靜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

正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遺備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

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

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黜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

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謀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

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二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者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覓地

氣爲覓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

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尙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言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懷其

仁誠之心。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言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

獻功。以時賞穀。穀薪穀也。屬之明堂賞之也。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

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僉佯也。已載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慤誠也。不

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幽冥之谷。

東至暘谷。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而天下一俗。其俗一同。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治事削薄其德。會累其刑。而

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殫而來鳥。捭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達吉機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

謂衡執說以爲曹操亦夫水濁則魚險。魚短氣出口於水。水濁則魚喘。政苛則民亂。言無助也。達吉機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

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瞻德望亦衆口上向之象。水濁則魚喘。政苛則民亂。言無助也。達吉機說。文解字云。木杖也。玃

外傳淮南之文。詞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竄爲驗。喚喚古音相近。古字無即異文與。故夫養虎豹

犀象者。爲之圈檻。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

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

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

抱薪以救火也。堞塵也。楚人謂之堞。堞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儋。儋不施

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說天下從之。如

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禮何曰未遇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信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

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

於千里。禮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

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竊竊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

成。智者弗能諷。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

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叱咤言其賢也。但悟風雲應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

無所關其辭。宜遠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遠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襲之其子勝在吳市南宜遠弄丸。而兩家之難

鄭人在此。雖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遠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

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從子之事。白公盜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遠。故曰

無非謂其辭也。達吉按。宜遠名也。姓熊。執治鐵鎧。瞋目扼腕。達吉按。擊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也此

於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

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

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皋陶瘠而爲大理。

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雖唐平獄理訟能得人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

有貴於見者也。雖首而大治晉頃襄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瘠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

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亟疾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憤所以感之也。夫樂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鄉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微驚懼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微設紛麻縵車之縵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哀感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大師也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論教教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縈，千里之雨至。縈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塞也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貫通也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

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毫首。毫首。猶

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

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

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輶。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

之巧。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拙也。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

眩。眩。敗於物也。兵莫潛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潛。微。利也。以

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

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

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

理無不通。理。道也。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也。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

難以至治。也。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

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駒除。黃馬白腹曰駒。除。馬

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本

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

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

絡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穢。水殺龍鼉。陸捕熊羆。貉角也。索絞也。歛讀協。達吉按太

獵作然湯革車二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焦或作巢。達吉按焦與巢古字通。平御覽引鮑作齡注云丹池推作推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

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

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龜鼉。監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

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驢綠耳。一日而至千

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吳鳴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

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鳴鳴鳴也。謂之老苑。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鼻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騰蛇

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援得水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

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

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鹽。嫚捕器也。讀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

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

而不相厭。厭。厭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戶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

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僞爲善也。一人被之

而不衰。衰大也。萬人蒙之而不漏。漏。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

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

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

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

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橋直植立而不動。僬仰取制。

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

也人君之德
亦如此也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
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

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饋之。也。虛與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

禮建以爲基。建立是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

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

天下之物。無不通者。謂其權輪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

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

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

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

推之而弗猷。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泰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

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

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

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

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

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也。勝服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

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脫腕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

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衆

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

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

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行雖神聖

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

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

詭自然之性。詭。猶反也。遠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

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喑。而不可

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

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

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

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典營

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中入夫鳥獸

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

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

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

羣臣親。百姓附。附。從也。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

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

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

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而不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句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深明也實真偽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事業是也以效其功。效是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專是也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衆是也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威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仕。仕自是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

與黨與也以黨與
非謗上令邪姦也

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則
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
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騶驥駭駭。天下之疾馬也。驅
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如爲止也今治亂之機。職迹可見也。而世主
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
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
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
行穆子之
子荀實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
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
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
仇殺趙襄子漆
身爲厲。吞炭變音。隨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
殉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
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
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
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
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

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驪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

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

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驚鳥猛

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語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

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

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為綌。葛也。繡曰綺。繡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

為百姓力征。強陵弱。眾暴寡。堯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百姓。力屈強弱相乘。眾寡相暴。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

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

馬不畫不文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刻是古字。越席不緣。越席蒲為席也。太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毀。毀。劍也。達吉按

飯不盛。巡將行教。勤勞天下。周旋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

稷。非有利焉。年衰志闕。衰老也。懷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達吉按文選

作許奇注甚作其。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

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

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

齊

賴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不得安其正性

許矯生也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

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

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

制裁也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

舟船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焉。航。

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欄楹。

欄楹垂接隨也

短者以爲朱儒枅櫨。

朱偏梁上戴。枅。櫨。人也。枅。說曰。冠也。

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

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

雞毒鳥頭也

然而良醫臺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

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

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

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

略行。道也。

有小智者。不

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尙輕。是故審

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

遺。失也。

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

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奔方外。存

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窻之間。

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

之權。治亂之機。

機。理也。

是猶以斧斲毛。以刃抵木也。

斲。謂斲也。謂讀。斲。謂之損。

皆失其宜矣。宜。適人。

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若若輻之湊。故曰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德吉按本曾作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闕。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注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在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轉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登也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益其位。不益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見能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清濁宮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懸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

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

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也。所以禁民使

不得自恣也。恣放也。其立君也。所以剛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官士也。所以

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

者。非謂其澁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

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不德稷乎。稷頭芒也。十稷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連吉按稷古累黍字。樂

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

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惑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

有聰明也。不非謬人。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已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

亦自諸之不聽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已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

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同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

自爲檢式儀表。表正。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雖令行於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

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

執節於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

旋曲中規

曲屈規圖

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

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

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

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黷躋之姦止矣

盜竊孔

竊莊躋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

夫據轅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

睛目瞳子也

借明於鑑以

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

鑑鏡也分毛也一日流

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

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

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和於馬則歷

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減獲御之則馬反自恣

而人弗能制矣

騏驥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

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

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

而用朋黨

公則奇材能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能長卒非諂賢也故曰干次也

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

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

奇材能長之人干其功非諂賢也故曰干次也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

之所以執下

執釋之而不用

不用法律度量也

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

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

爲人所制也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

螻蟻離其居也。

魚能吞舟言其大也

螻蟻失木而禽於狐狸非其處也。

其處

君人者釋所

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

無所爲以持其位也

守職者以從君取容。

以人臣藏智而弗用。

不用智謀費佐其上也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

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今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

達事者之於察也

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

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

不任用臣智能也

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

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

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

阿曲從也

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

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

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銜下。故伯

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

翼也。

資才也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

無所私好

有爲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

讒諛之人乘志而起

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

桓公娶公諸虞兒之子小白

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

釣取

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誘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制猶禽也

故善建者不拔。

言建之無形也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

達吉按臣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

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外

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

散越

耳目淫則竭。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

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當未知以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

奈何道之所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輕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

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

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

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

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徧猶

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

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壽臣之子也。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

宋見辱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也。熊庇之子熊渠也。熊渠之子熊渠也。趙武

靈王貝帶鵩鵩而朝趙國化之

趙武靈王出秦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鵩鵩日私說頭二字三音也日鵩鵩帶位鵩鵩也 違吉按漢本如是本或作日鵩

皆難通疑有誤字

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豸帶貝帶鵩鵩而朝則不免爲人笑

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

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謂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

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賁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

操其餌招其未則庸人能以制勝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著從後牽牛尾尾絕

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著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

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刺船也資用也天子發號

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公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

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偏利天下之

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

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

穀食粟之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斷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

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匡安也。弱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牀弱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饑寒。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管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專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屑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入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耒也。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久而水涸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閼矣。閼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

之闕急。

謂也

無二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

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

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

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

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

桑麻。肥壤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

取果蔬。

有核曰果。無核曰蔬。

秋畜疏食。

蔡疏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

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以爲民資。資是故生無

乏用。死無轉尸。

轉。棄也。

故先王之法。敗不掩羣。

掩。殫也。

不取麇天。

鹿子曰。麇。麇子曰。天。

不涸澤

而漁。

涸。竭也。

不焚林而獵。

爲盡物也。

豺未祭獸。罾罟不得布於野。

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

鷹隼未擊。

罾罟。置網也。

羅網不得張於谿谷。

立教。罾罟矣。未立教。不得施也。

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

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

也。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

十月。蟄蟲蟄。未蟄。不得用火燒田也。

孕育不得殺。鷺卵不得探。魚不長

也。

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

皆爲。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

生禽獸之歸若流

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

立春之後。四海出雲。

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

三月。陰降百泉。

則脩橋梁。

十月。昏張中。

種穀。

二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

大火中。則種黍菽。

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

虛中。則種宿麥。

彗星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

廣空也

心之

利之。

禍極

所以

小心翼
福此之

爲之

不爲痛
之訓矣

立地

通不建

擊掌也
兵破也

中。

不懷出

事錄

八傳語

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令諫舜立誹謗之木。書其言

也。木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鞀者搖鞀鼓過若豪釐而既已備

之也。備具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堯舜

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當此之時。鑿鼓而食。鑿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鼗

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昭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

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

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紂而滑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振救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

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穆篤朝成湯之廟。成湯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諡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

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

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

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堯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

矣。漢宏開大夫也。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開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伎巧不知。有伎巧也。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辭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

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

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

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難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爲魯定公司寇。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

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

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

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

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張儀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

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

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于斷割之色。見于顏色也。智者雖

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

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

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

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

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日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日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警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黧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警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勛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矣。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獨棄驥而或不知所識也懷候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

心者不可借便勢。外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魚得水而游焉則

樂。唐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主掌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厚故人猶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

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

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

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

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

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

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

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子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復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豈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也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擬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

寢無憂。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

從天之道。與玄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遇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至

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難也

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

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禹以鯀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名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

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

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

達吉按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

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

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

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

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

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

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戴心所感也。情誠也。

後稷

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

缺不備如陷也。陷少也。

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

亂。非自遁。

遁。求同乎己者也。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

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

又不知狸。

俱不知此二獸。

非未嘗見狐狸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

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

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

纈。

寢謂臥關上之不安。讀讀也。纈謂繩動搖不休死乃止也。

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班乘馬班如。漣也。故有泣

血之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

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

愚可敬也。一日愚。淮南子按因愚。本或作困。意注此同。愚作慰者是。

人主以備樂。

是故聖人制其剡材。無所不用矣。剡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

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意也。戴。戴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

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

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知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

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詠。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

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

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

力能發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

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

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

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

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

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鏑。

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

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

以昭認。昭認，認識也。不可以教導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謬，不如此行真直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

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

悔。仁君動極，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中君行之君子之言也。

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

苗服。三苗，時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鷹翔川，魚龍沈。再以德服三苗，魯厲。銅川上魚龍恐皆驚。飛鳥揚，鳥見驚而揚去。必遠害也。欲害

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

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黷也。人之甘甘，魯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

非以求而黷焉往。言謹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

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

易。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知此，然不能止。故

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

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我其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故詩曰：執轡如

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二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穗。穗成於穗也。

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不德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僂負羈以壺餐。表其間。僂。負也。羈。重耳也。出隨曹負羈。隨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間。

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羈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潛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潛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瞻瞻焉往生也。言非為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也。從中發非為觀察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為闇而動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思也。

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為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

蕪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

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

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堯

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

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

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丈夫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

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宏演

剖腹以感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

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

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

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動

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樂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

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貪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

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

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

言自少不身道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梁一本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

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給發動也。雖著結快民心。連吉按著本或作窘。故唐虞

之舉錯也。非以儲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捨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篴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

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者進。耕者日以卻。御謂耕者卻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

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

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連吉按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致易陽爲吉陰爲凶。故訓陽爲吉作告非是。

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

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聲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

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

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同材而各自取焉。矩鑿之中

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

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汲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汲急也。連吉按急字從及下心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恒

生於不足。恒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愜。如鴉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愜也。

如鴉自好。熊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秦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

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偃。徇知情僞矣。故

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

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

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

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

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

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讓讓臣。佐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

所尊也。左君。右臣。詞也。君以再。臣以再。臣右遷。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詞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

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入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

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天。不受于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

小也。形見也。先見。徵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

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

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樂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則害。多憂害智。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嬖生乎小人。嬖倖也。蠻夷皆能之。蠻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也。天下弗能竭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也。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閭內。閭內治也。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秦穆。秦穆公也。

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

武侯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

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

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

我也。非我也天所爲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

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

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建官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堯王

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

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碧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

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膾者。厚膾厚切肉也。必其甘

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

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

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也。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嬖之。唯聖人見其

始而知其怨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秦趙酒於秦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

易傳得酒楚王以壽趙酒薄而邯鄲圍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時華元與鄭駟殺爭食士不及其

擊一日趙倉廩之千周也事見莊子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

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共雍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

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趙其謝之也猶

未之莫與謝謂寔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夏政行行尙德也行政善善未必

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

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

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

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

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

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欽其食今人貪而弗味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

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

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民趨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龜

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

紂拘文王文王嚴實於紂紂實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締絡上車

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

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

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

白鑠虎豹之文來射援欲之捷來措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藎宏以智困藎以術誑周

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

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暉目知

晏暉目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連吉按暉目疑當作暉目說文解暉避而爲穴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陰雨字矯避日也廣雅推曰暉日暉日陰諧晏無雲也當是善字對齊書作曉同陰諧知雨陰諧暉目

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

爲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

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

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以猛劫

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繩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嘆嘆也知象箸必有限魯以偶人

葬而孔子歎。

謂人招入也。數其象人而用之。

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

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噓。令苛者民亂。城峭

者必崩。岸峭者必陀。

峭峭也。陀落也。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

商鞅爲秦孝公立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

吳起刻削

而車裂。

吳起曰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

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

絀急也。

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

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

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惡。不

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

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

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

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

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

紂之譏。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

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

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

人君以德

廣益其土地也。

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

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

平澤德彌。德彌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

民蒙結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

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之數也欲知地道

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

勿撓。撓。攪也。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

言大。猶蟬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

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盜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

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未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

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轉。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

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

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

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偃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

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光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

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

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

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

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賞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弁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覆而弁有之無蓋等。

淮南子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適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忤^{忤害}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禮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德吉按太平御覽自穴作}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旂結綬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機抽簣踰備之姦^{抽提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紃^{弱錫細布也羅嚴統素也}必

有管屬跳踴。短褐不完者。管茅也。跳踴也。踴也。短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爲鶉。鶉也。鶉也。水蠶爲蠨蛸。蠨蛸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

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也。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羗。不知其可以爲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

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

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

二世而亡。魯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繒邱生

乎象樁。繒邱生。紂爲長夜之飲。積樁成邱者。起于象樁。炮烙生乎熱斗。施人進糞于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撻孺而

受牛謝。撻。擗也。擗出銅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魯國之法。贖人於它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

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

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

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闢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便

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樂。六英。帝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

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潑汙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

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

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

足。柱不可以摘齒。建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割。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簍也建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簍。馬不可以服重。

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

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

便於照形。其於以啗食。不如簞。犢牛絳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

蜬。黑蜬神蛇也。蜬於神。蜬能與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

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漆不厭黑。

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

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

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蹄。泥地宜輶。車時宜輶。蓋建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輶。澤行乘朝。史記山行乘輶。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輶。臣不韋書山行乘輶。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輶。又云山行乘輶。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輶。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輶爲正字。輶輶皆輶字之別也。輶字音與輶相近。通用輶輶。亦同。輶輶又輶字之轉。輶輶乃輶馬。大車輶輶。俗謂字也。輶輶聲相轉。然古別有一輶。車名。輶輶小車。輶輶輶輶三字同類。輶輶輶輶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朝。又下棺車亦曰輶。古字無輶輶。乃以輶輶借。用耳。輶孔傳尙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輶輶所誤。致而附詳之。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

鳥沈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

故不須用賢。

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繅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緣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

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鑿之抑埴。埴印也。埴泥也。

正與之正。印正而對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

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

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
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榮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
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
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東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虢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
懷遠。故公西華之餐親也。若與朋友處。會參之餐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
於餐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時也會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達吉
引作啖啖敵之別字也三苗鬻首。兇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鬚。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鬚作發有往云除其不祥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
以象束髮也括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
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
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創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鬻髮文身。無皮弁楮笏之服。皮弁以爲首冠

也。指供於廟。何玉也。長三尺。持上級。葵首。

拘罷拒折之容。

拒。拒也。國也。拒。拒方也。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加上下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拖也。箕倨反言而

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裾也。博。博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

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黼黻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鄉魯之禮之

謂禮乎。鄉。孟。鄉。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徒。徒也。僕。僕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

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併也。

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

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三月之服。夏。三月之服。夏。夫儒墨不原人情之

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其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葬。稱於

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躒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

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筵

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

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綸。施。玉。紐也。綸。綸也。束。束也。追送死也。以

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葬。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

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于

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修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

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暴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

世。而誹謗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

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

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創。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

其土祀中霤。葬成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尙黃。舜土

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本皆所祀戶。秦祭先戶。葬牆置翬。翬棺衣其樂夏籥九成六

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英爲行。列也。其服尙青。本德故。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

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尙白。金德故。周人之禮。其

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

服尙赤。火德故。尙赤也。禮樂相說。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

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

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

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輟。故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

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
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
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
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
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
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
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
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
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索芻爲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達吉按太平
御覽。絹作綺。纏以朱絲。尸祝洎絃。洎。純服絃
墨。齊衣也。大夫端冕。端冕
冠也。以送迎之。
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草剝而已。達吉按太平御覽。剝
作芥。芥。正字。剝。奇字。夫有執貴之。言棄之不貴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
作誰貴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
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
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言始廢于
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
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
而笑饗插。饗。所
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

於彈一弦而會棘下。

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

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

儀弩招類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

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

立法。隨時而舉事。尙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

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

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

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

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滄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噓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讎時伸。其不

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也。爲仙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舍人也。病瘳入山。尋引輕舉假上也。達吉按俗本亦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

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

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

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

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

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

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禹夷得道以

濬大川得東河伯也華陰潼關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達吉按莊子首里人跋八石得水仙

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鉗負是虛本鉗且作鉗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欒磬殺祖江干

昆侖之陽後漢書往往引作鉗負古字鉗則舊云古不與負通故尚書五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不與負通

因之從不之字亦與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素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

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

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枵豫樟而剖黎之剖判黎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杜

梁披斷撥擻披解也擻折理也稔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

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

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禽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

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樂紂之所以亡而湯

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剛銷鋒鏑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臺埤坊設鑪臺埤坊皆治具坊土刑也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剗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剗裁髮也達吉按太平御

之聞衆虛之間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剗庖丁齊屠伯也新剗始製也剗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

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

夫工匠之爲。連錢運開。陰閉眩錯。

連錢錢發也。連開相連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

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

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

蕭條深靜也。

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微音生於寂寞。

天下是非無所

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

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施微曲也。

去忤於心者也。忤於

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

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

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

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爲寬裕者曰勿數撓。

裕。寬也。撓。撓也。

爲刻削者曰致其馘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

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

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

欲塗師曠所敗壁也。

平公曰。舍之。

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

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實有見

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實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二過。望我而笑。是擻也。擻。談

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前返作叛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

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

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

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

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

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眞。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

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

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載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此所慕而不能致

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

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復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達吉按文選注引

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謬則故論韓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

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

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跼蹙。長蹙以蹙蹙者使人蹙強耆者使之負土。耆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眇僂者使之塗。僂人塗地因其使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笑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劓劓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襄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論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能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騶虞飛兔而駕之。則世莫

乘車。

服食良馬乘其子宜死走蓋皆一日萬里也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

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

舍。旬亦至之。

旬十日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事特。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

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

而詐上。犯邪而干免。

干求也

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噉。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

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

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

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

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播笏杖笏。

受木杖也

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

乘石。

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

戶陽之間謂之扈

放蔡叔。

誅管叔兄也

克殷

殘商。

殘商誅紂子微父

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

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

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

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

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

官。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屬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

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

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麒麟。四獸驕。獸驕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蒙木便

者。獸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

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慧。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

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

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

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閼閼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

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

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慧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

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

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子孟諸。惠子名龜仕為梁相從車百乘志向未足孟諸

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歸胡飲水數斗而不足。歸胡行鱗

鱗入口若露而死。鱗鱗魚名智伯有二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蒙施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

縣衰而意不豫。

林類聚卷四言
隱士說也。

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

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

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

弁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

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懸。謂之

成人。

也。至。

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

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

揭。

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

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僂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

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

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

強者。無以綏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盜。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

下均平。故孔丘會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成荆古
勇士也。

衰世之俗。

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撓

天下之滄。

撓薄也
撓厚也。

折天下之機。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

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

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噍。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

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誦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頽

挈撓淺。淺薄也。既薄。貪撓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輿衣纂錦。纂錦。錦也。馬飾傳旆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

人則夏被褐帶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

支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短褐不

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

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

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

欲民之去未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

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竝至。

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鄞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

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

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

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

國志爲之減。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殺蒞子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堯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

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

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

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武是也。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伐紂禽於鳴條武王諱紂以甲子起之故聖人之見存

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武是也。今謂疆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秦亦

知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衆有

千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趙魏韓魏而韓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飲。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晉王以大齊亡。爲韓趙所殺也。田單以即墨

有功。燕伐齊而城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得道之君雖小爲金而可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得而窮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草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

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

淮南子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稱
稱以知證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

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

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

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

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

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

曰。人。可以。微。言。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

孔子不應。

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

白公曰。若

以石投水中。何如。

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

孔子曰。蓄蠲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蓄蠲齊二水名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子曰。何謂不可。

誰知言之謂者乎。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不以言心知之

者。儒。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

以不吾知也。

白公之謂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

已成而示諸先生。

先生皆善之。

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

以示翟煎。

曰。善。

惠王曰。善可行乎。

翟煎曰。不可。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

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

後亦應之。

此舉重勸力之歌也。

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

此其宜也。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

田駢齊臣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

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

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

材。願王察其所謂。

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

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也。

若王之所問者。齊也。

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材。材不及用。

雨然後村。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乃得生也。白公楚得楚國貪其財而分人。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

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

之外人。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

殺白公。葉公殺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故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

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

羞。襄子能忍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

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

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器器牌也

行人執壺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章。建吉按左傳

昭說飲器牌也。皆爲酒器。非銅器也。疑此酒字誤。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

竅。齧缺閭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

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憲乎若新生之憤。而無求

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熱視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

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泯泯。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

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

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

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

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官，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

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

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

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

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

王獨無意邪？」

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

男共莫不歡然皆上世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

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均爲君以道實也。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

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怯。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

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錡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

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

曰蹇。鼠前而免後。鼠前足短免後足長故謂之蹇。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蜚蜚駝驢取甘草以與

之。蜚蜚駝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蹇有患害。蜚蜚駝驢必負而走。達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車即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蹇。致此獸唯爾雅作西方。臣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蹇。鼠駝驢則謂云周書王會篇

爲獨鹿。叩叩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獨鹿。古字獨獨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蹇從虫駝驢作巨虛。叩作蜚字。爲正。然則作叩者皆作叩者。借作

蹇及駝驢者則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

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公爲西

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

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

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途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職也詩曰我任我輶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楚吉陵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

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聞。合其所以也。合已諒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吳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韓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粕。滓也。粕。已濾之糟也。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

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

自專焚其書故舞之也。

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

佩請飲莊王。

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

莊王許諾。

據古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卿之于京臺莊王不相請飲置酒也。

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即臨臺下地同。

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從疏也揖舉手也。

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

果誠也。

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斜山，以臨方皇。

斜山山名方皇水名曰山名。據古按斜山

太平御覽引作獵山。

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

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重耳驛會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

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

賢人也。

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

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

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

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

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

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

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

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

中牟自入臣於齊也。

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

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

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

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善亡勢弱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轡。絕塵不及也。弭轡引逐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

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

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

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

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

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

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

本者謂兵爭也

且子用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

起爲魯將伐齊敗之

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攻東下也

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

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

差須猶意須也

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

徒。下可更也。

成形之徒形宿已成于衆

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

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

王俛而泣。涕沾襟。起

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

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事。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

子韋司星者也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

上屬房心之星

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

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

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喻之。子發楚宣王之將喻楚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魯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晉文公原。發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

聞亦請降。

時聞人亦以周子文公相相逐皆叛

故老子曰。窺令冥令。其中有情。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

公儀休故魯將士也

而嗜魚。一國獻

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

丈人老而人杖于人者

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

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

捶鍛銀華也。鉤鉤也。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

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覩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

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

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祗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

祗屬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三

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

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

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

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

朋。

五貝爲一朋也。

玄豹黃羆青犴。

犴地野犬。

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

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柱也。相女童相親之一日相匠也。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剗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

守其辱。

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

尹佚史佚也。

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

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加履薄冰。王曰。懼哉。王

人乎。

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

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伏羲神農之閒有共工宿沙。天下者也。

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

徒閭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

勇也。

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

棄智。

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登。

楚有善爲偷

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僉也。

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登。

願以技齎一卒。

齊備卒足也。

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登。

平御覽作技談一卒往談也卒一人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

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

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

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

子發又

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

大

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

能薄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劍薄

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

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爲也

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

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

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

常矣而夫子薦賢

薦先也回入賢

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

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

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笑其一。旦日因問笑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土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猴往而鳶肩。猴然止舞也。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願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巡乎碑。逡巡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黎。楚人謂蜃爲蛤。龜殼也。蛤黎蛤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

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渝。據言按太平御覽此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爲友乎。若士者猶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

若我南游乎圖寔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

蒙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

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統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

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杯冶。楚人謂恨不得爲杯冶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蟻。一名華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

春秋。蟪蛄。蟪蛄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二年。季子子。而巫馬期繞衣

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

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爲所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

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也。景日月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景光明以爲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

扶桑受謝曰。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本也。受謝景光明以爲神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

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無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

有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

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人于無聞。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

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讐也。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鍍上貫頤。策馬銜端有針以刺馬頤之鍍倒杖策故鍍貫頤也。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頤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

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

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

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以錘磨席反覆之易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

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紂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逮古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卽

俗秦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

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

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鑰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尹需學御。二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諫豎思之中夜夢受秋駕

於師。秋駕金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

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

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官。許由讓天下而弗

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

物孰能惑之。荆有攸非。得寶劍於干陰。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其邪僻等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

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鰐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攸非謂柁船者曰。柁樞嘗有如

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攸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刳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

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出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繩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繩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聞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即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殽君。殽，謂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醺不獻。醺，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平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釋。恐不能殺。兇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兇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脅而載之木。晉被髮也。木也。鳥冠也。知天。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著。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實。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纈。施綸組。以貪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三

犯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略於一故曰犯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整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者兜整謂言未知制冠也繼領皮衣屈而繼之如今朝家章製反藉以爲領也一說整放髮也

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錮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也懷歸也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攻不虛生無天折也

烏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牽也

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褒衣謂方與人之衣如今吏人之曲領褒衣也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

穴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

達吉接復穴之復

應作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

達吉接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

夏日則不勝暑蟄蟲蟄。

蟄蟲蟄其商之商也

聖人乃作爲之。

作起也

築土構木以爲宮室。

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

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之脊也宇屋之垂也

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

安樂也

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

索纁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後錦索功也後讀恬然不動之恬

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揜殺御止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

剡利也耜耨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

木鉤而樵抱甄而汲。

鉤鑊也鉤讀清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甄

民勞而利薄。

後世爲之耒耜耨鉏斧柯而樵桔槔而汲。

耨讀日優極地耨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窳木方版以爲舟航

窳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乃爲輶驕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輶驕驕也而作爲之操輪

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儻故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

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

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利。常

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得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

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

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父頑當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

孟子曰。舜不告。魯告稱。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應長立聖以庶代

之權稱。禮二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

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實。故人

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達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

實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疏韓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於寅實爲木。陽女立於申

陰亦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敬于廟下。小敬于戶。內大敬于阼階。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遠之。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禮注也。記曰。殷禮主共。堂上兩柱之間實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同

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也。夏后氏塋周夏后氏禹也。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景之以敬土。日塋。周人用

槨。用柏爲槨厚之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置狀如今要扇畫文

也。夏后氏祭於阼夜室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

庭中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稽禹大夏。禹樂湯大饗。

陽樂也。武王樂也。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

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

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

以知架護之所周者也。架方也。護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

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妻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經。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與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右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歸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

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與良舊。

或作俗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樂結。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

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

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

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矣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

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

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

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

者。非常道也。當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獨制事無由已。

辭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洞洞屬屬洞洞屬屬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

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繕國也政治也籍或作昨平夷狄之亂。夷狄猶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

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孽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亂周公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扈而朝諸侯。負背也扈戶牖之聞言南面也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

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政猶屬也北面委玉帛之實教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

行。每事必請復自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

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

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

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卻故調事亦如之也故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鼎之具也非時必中

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

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

人醇工龐商樸女重請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室微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真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

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鑿策鑿

而御駟馬也鎡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鑄馬口也鑿指頭鐵也駟馬突馬也楚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鑿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昔者

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當仁義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也

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誓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

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

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

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

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弩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古之伐

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為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鉅給之銷也古之伐

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下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

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

暴舜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

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

制從也。

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檢也。

制法之

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

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

變改也。

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

而弟子循。

循從也。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

世之法治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

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

不謂行但言之而已。

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

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

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

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聽受。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

和故能生萬物。

和者陰陽調日夜

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言剛柔寬狹相傾也。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

而栗巖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言剛柔寬狹相傾也。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

之間乃得道之本。

本原也。

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夫繩之爲

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端。

端望也。

故聖人以身體之。

體行也。

夫脩而不

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

刑推則虐。虐則無親。無親則害人也。移也。害人也。移也。

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衛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

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

之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獵。

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

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

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

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燦而不詭。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

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

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

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謫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

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非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非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以非命皆揚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

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

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寶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

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寶也於諸夏之所是入實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寶所是而行也譬若斤

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

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

聲。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口木舌合爲音

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鼓執一辨於

十起。一休而三捉髮。金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

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而達其善效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諸侯其高五丈足徑六尺放焉其形鑄金人以象之魯仲若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粟。戍守長城也入芻粟

之稅以供國用也

會箕賦輸於少府。項會讀民口數人貢其稅箕賦似箕然丁壯丈夫西至臨洮欲道。臨洮

之縣洮水出北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而下言不沒皆在邊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於太山禪於會稽是也南至豫

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構

量。言備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存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

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義利兵伐無

之命帝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儒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儒百人爲豪萬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

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人也給至也給奮武厲誠。達吉拔太平御覽引誠作威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尙武也逮至暴亂

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立武王受命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達吉按錢別傳云總鄉魯之儒墨通先

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威池揚干戚。周禮天子

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威池黃帝樂于樞威斧也秦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入極之廣大

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

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

推南子 卷十三 犯論訓

以亡者理塞也。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等通用以有天

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

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

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見也有德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

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武是也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纘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

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趙之今謂疆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

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無知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二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余有范中行氏智伯師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晉王以大齊亡。爲齊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

有功。燕伐齊而城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智伯是

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

也。得道之君雖小爲舍而詩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爲而弗草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

魯西顧此性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治朝在東文王國于汝眉在西天乃皆然也西上此唯居言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

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

湯於夏臺海隈也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南湯陰是也

陰是也爰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古應字

也當其君也疆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信仁義之道則得武不敢生計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諸民所惡也達吉按文選注引作

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爲許慎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道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

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備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家諺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

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

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

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

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邇也邇近難也邇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下

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

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

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宣不失其權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

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獵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

直而證父，

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舉，故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

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命，情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

父兄乎故謂則極之說則名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君周人以韓專稱數之至也道仁而未可以適道也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未可以立功立言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隨反奪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

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

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滯聚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翟氏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旱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襄宏周室之執數者

也襄宏周宣王之大夫戴屠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襄宏專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襄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蘇秦洛陽人也蘇秦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說說封之為武安君初蘇秦蓋步蓋隱說萬於車裂之患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從諸者故曰服諸諸侯不自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

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表亂之世偃王仁義不殺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諫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

參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棄之賜當鑲以死屬鑲利劍也一日長劍則旋鹿鹿歸地地歸鑲而行之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也

而未知全性

之具者故衰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

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

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

小不塞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

序甲冑生蟣蝨乘加也蟣平涂生蟣蝨不辭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極暴也處

而乃始服屬

與之貌也

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

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

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

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

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

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

聖人為之

寸小尺大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枉曲也直重其道也

周公殺弟之累諒管蔡也齊桓

有爭國之名

自昔先人殺子糾也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翼成王以政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

桓公以功

滅亂

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患也

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笑則天下無聖王賢

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病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

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墓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說萬事多變于少。水激

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猶，猶也。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

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劍頸

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

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

國。復效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其難，子糾

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也。也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

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

無聞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驥之滂，不能生鱣鮪。降雨水也。牛驥，

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頸，口在腹下，鰭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掘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鵠，鳥名。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

以爲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夫顏喙聚，梁父

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駟，一曰駟，市倫

也言魏國之大倫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

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蔭君之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

伸而大略屈。仲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譬行者不容於衆。好排人之善。揚人之短。譬毀

不容之也。一曰譬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蹶距者舉遠。蹶長蹶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

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

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

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謫。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殺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

謀。齊桓晉文。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絕。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

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

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

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璜曰。璜夏后氏之珠。不能無類。明月額鑿若。越之結璜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

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

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相謂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何內。人有屠釣之困。甯

感之商歌。宿成衛人也商族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千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由事在禮應訓也其笑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

位之卑賤。事之侮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

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韓列也

臣商也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也與于牛領之下。與起也謂伯星委也領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復之

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

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在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莫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

何可求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

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燕也故狠者類知而非

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創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慧者類勇而非勇。慧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

藁本也。蛇牀之與麋燕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

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

其情。碧盧或云或硃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

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

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薛齊邑也。屬庸氏子。鍾利劍。

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

水而甘苦知矣。

與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

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

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

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嘗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

許由讓天子。

終不利封侯。

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

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

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

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

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

趙襄子行之是。

善罰者。刑省而姦禁。

齊威王行之是也。

用約而為德。

秦穆公行之是。

善取者。人多而無怨。

齊桓公行之是也。

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

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圖之。三月不克。趙襄子之臣張武諫曰。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武諫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

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

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

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

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

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

汝等。偏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韓一年者謂飲食肉人信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

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轡。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轡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

二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

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

作三直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四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

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弊好言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舜作竿是。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

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

因民之所惡而禁茲。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實當費。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辜。懲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諸人孔

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茲禁。鄧析說辯。衆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茲禁也。傳曰。鄧析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

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

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貪貪欲。無厭毀人。自成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

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

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茲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

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蓋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簪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聞誠也。蓋竊下謀上也。矯奪作君命。詎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

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

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

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

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

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途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

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

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

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

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後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

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

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

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也。今夫雷水足以溢壺。而江河不能實。備后故人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

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矣。急若榮與。紂無道術度量。不爲尊。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爲榮。

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

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僂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闔也。超江淮。以爲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

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

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

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隣。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山出泉陽。泉陽山精也。

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達吉嶽。泉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水生罔象。水之精也。罔象。人形長大面。

作臯。半陽與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臯。揚山海經。謂之載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罔象。人形長大面。

生畢方。本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井生罔象。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半是也。人怪之。聞見餘而識物

幾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

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

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

俗言曰。饗大高者。而薨爲上姓。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表不可以藏。相戲以刃

者太祖射其肘。

射也。謂近其急察言之。

枕戶櫛而臥者。鬼神聽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

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

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

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絺綌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

其資以讐之。資用也。讐也。故曰貴賈之物。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

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

則不待戶牖之行。遠古按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遠古按太平御覽

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搏者也。離者必病。

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祿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

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祿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

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崇朝也。日且至食時爲崇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闢草木者。

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

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

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

禹勞天下而死爲社。

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

稷周棄也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羿古之諸侯河伯謂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錄九嬰與塗隘之國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領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

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

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

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

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

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

珥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珥也。因珥兩珥以爲之豫。兩珥相觸。破乃逾疾。亂

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眇不若鼠。蜥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太

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

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四

詮言訓 詮說也說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同出於一。所爲各異。

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

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已之性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

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上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就總虛無物物者達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往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

下有往云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

人不爲名尸。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

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

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

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

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

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殺僚慶忌勇健亡在闔閭間長之使要刺慶忌弄死於桃棗。棗大枝以楊木爲之

以擊殺罪由是子路蒞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

短然而皆滿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
羶來射。鰕蚶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
不可以排譽還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
無以爲。人豈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
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
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
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
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
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
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
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
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
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沈。有游數。
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
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

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厥文搔法。厥持也。經勢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忤心。必無怨色。有

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

持舟楫者謂近岸為歛遠岸為張也

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

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譽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懷也。懷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時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

險言危難不可行。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我而敗乎殺。

秦穆公時百戎為晉所敗於殽。

楚勝乎諸夏而

敗乎柏莒。

楚昭王服諸夏而敗之柏莒。達吉按柏莒即柏舉古字通用也。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

迎。去者弗將。

將送也。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

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

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

得。內無疢禍。外無疢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

衆人之所觀也。

爲不善則識。

觀則生貴。識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

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

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

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

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

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

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

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

章明也。息止也。

人章道

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

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實。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責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儆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投籌也。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美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故曰。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敬鄒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諒之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于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於陽。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末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威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

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拚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銖。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歿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

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自傾自恃也。辭助不受備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

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

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

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

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

人勝欲。心欲之而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

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

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金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

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

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

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

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癢疵之與。痤

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氣也。昆山之玉瑱。

昆山。昆侖也。瑱。玉也。

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笑。而笑不失。

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處尊位

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

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

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

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然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

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取。霸王可

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已

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

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已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

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

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

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

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

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

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性。謂爲質不備。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

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鶴鷄一舉千里。則形如塵。旁以其翻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

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直己而足物。已已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贗，用之者亦

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超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

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獨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

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奇長也。服，不羸身之服也。無瑰異之行。服

不覩

其或曰衆不觀視也

行不觀言不識通而不華窮而不瀟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

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

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

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豈故者適時宜而制禮非故爲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

而舞者不持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善博者

不欲牟博其謀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德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

得壽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也欲勝也騶者不貪最先騶競馳也德吉致騶即勝字省文孫鶴修註

文學皆說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

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

貪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

無術雖鑽之不遁雖有智鑽之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

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南風禮樂之風周公殺齔不收於前齔前肩之美也

達吉按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臚骨徐廣曰臚骨說文解字云臚臂半矢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爲矢令人難解蓋謂半豕之臂耳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

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違啓處無所移之也達禮也以一人兼

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

雖能剝狗燒兔。弗爲也。弗能無虧。戶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

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者可。以爲尸也。不能御者。

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佐。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

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

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卜氏之璧。未

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

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達吉按。吳處士紅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

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據本如是。故不遵改。兩人相鬪。一贏在側。贏。勝也。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助一人則勝。

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贏。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

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

則以爲候。間行繆改。終身不瘥。此之謂狂。有禍則誦。有福則贏。有過則悔。

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金鹿盧。取其跪乳羣而不驚。取其跪乳羣而不驚。

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

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

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

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

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杜桑

甘也。蘇調琴瑟鳴。牛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

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

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

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

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

而無虧於志。度隱也。既隱也。已自隱。藏以不他欲。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

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席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

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

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所以飲爭。鬪不鬪之間。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

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樂之失刺。卿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

上者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非也。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

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微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

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

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

遠。言陽氣自大夢日月長也。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葦。席之先所從生。出於藿與葦葦也。

樽之上玄樽。樽酒器以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藏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

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

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

衰其暑。大熱燥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

言人質不可變于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

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

道者不失時與入。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

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

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

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

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芒也。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猶曼曼也。

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渫矣。渫。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猶曼曼也。以數雜之壽。雜。雜也。從子至亥爲一匝。達吉拔

太平御覽引作以數而之壽。有往云而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

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位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位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此故納壽。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集鳴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

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中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從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冲。冲謂也。

淮南子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得諗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得也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

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

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

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

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鑠鐵而爲刃貪味饕餮之人殘

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

穢以燭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

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達吉按太平御覽

引下有天柱折也四字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堯伯受命滅不義於

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于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

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

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

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髻剪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

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擔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讀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編網。網。網之類。魚者。魚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燕五穀。燕。燕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大畜。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征國民爲掠取無收其大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銜米而儲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

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壘，傳檄而守。

也。據城上女牆。

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

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

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

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

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取圓而法方。

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明作：變。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

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

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

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

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

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

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字。是故大兵無創，與鬼

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惴惴，俎膳其處。故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

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
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入風。訕伸
不獲五度。幾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
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偏迫也處大而不寃。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
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字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涓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
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_也不中。格的之權實也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
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舉鼓闢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
軔車下支騎不被鞮。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
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
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逐。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
爲斥闔要遮者。斥候也闔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猝
招桴船。捷桴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
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
決壅。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也。
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二計。謂要也

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隨。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
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
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鐃相望。鐃。鐃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
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
維袍縮而鼓之。縮。實袍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
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
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
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輪多威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
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竇之數。奇。義陰陽奇祕之要。漢書有五音奇賊史記倉公傳作奇咳古字竇賊咳皆應作
賊五音奇賊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爲軍中拘。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
者。恆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實除吏謹也。動靜時。吏卒
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尉。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
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險路亟。險。道也。亟。言治行輜
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文均。賦。治軍過尺文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脩繕者。收藏於
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

而後刑也百姓之隨從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從首路也。謂刑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懷。懷。成卒陳勝與

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縣右。即右臂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

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杵。棘。棗。戰棗也。杵。杵也。杵。杵也。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鑿。杵也。

剡擗荼奮儋鐃。剡。斫也。擗。斫也。儋。斫也。鐃。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

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

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大歲。在寅。至犯而水。犯。地名。水有

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隙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堪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

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

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

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

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

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

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

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戰。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

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凡用兵者必先

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

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

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

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

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

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蹙。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

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

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

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

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鐵矢。何

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

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

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掩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鏗之與輪。鏘鏘也。昧

不給。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措。九兵不盡。或擊

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殘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殘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鎬錄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蜥之足。蜥馬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給下知權專權同程文學云給當作鈞爲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

婦案御立居。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卻僂覆也笠笠也

羊腸道。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則本亦或有之

發笥門。發笥竹笥

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

喝。推其惰惰。擠其揭揭。擠排也揭揭欲小

此謂因勢善用間謀。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

設蔚施伏。草木著

隱匿其形。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隱匿其形

出於不意。達吉按太平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

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撓撓頭也達吉按

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

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攻作數。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

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後天振地。抗泰

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

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

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

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

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

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詞。言我之盡詞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

持後節。

設在後使先已

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虞。精若轉左。陷其右。陵。

右陵也

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

耀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錙。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

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

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

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

寄放

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

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

填填立

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

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

羅。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

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

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

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

不若捲手之一掣。

掣掣也

萬人之更進。

更代也

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

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

勢勝火。章華之臺燒。

章華燒之高臺

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

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土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圖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鳩鵲者。則可以燭緘加也。鳩鵲之兵高而無枝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闕闕。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識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

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衛箇簞。括箭括也。淇衛箇簞箭之所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筆作簞。箇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往云箇簞箭竹也。出于淇地。衛衛箇也。程文舉云。釋名。箭羽齊人曰衛。所以尊衛矢也。疑是許慎注。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縞也。縞縞之幘。荷蓮華也。縞縞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縞作縞。注云縞大盾也。當是異本。然猶不能獨射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射作穿。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爲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誅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誅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

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潛潛如春。廣廣如夏。嶽嶽如秋。典凝如冬。典當凝正也。常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飲弱張馳也。飲戰如奇。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飲弱張馳也。飲戰如奇。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達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雨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雨句同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取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二：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二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

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

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

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

射雲中之鳥。而鈞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教大博。

教者致也。

投高壺。兵猶且強。

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

陰。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陰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

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謀陰也。

所謂五

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

也。負程也。

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

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隘於辯。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隘作隘。

不推於

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

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接。

接理也。

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

符節。疾如驥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

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

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

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

陶人化埴陶。

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

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

有出人於人。

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擲巨旗。擲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後。翼輕邊利。邊利翼軍之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抬小樂也塌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幹者也。充盈幹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餒。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畫

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入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盜縱欲。拒諫喜諛。懷悍遂過。德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二千人。禽之千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

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從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袞衣也。在袞衣裏。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袞衣處。之。以其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諫。願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編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六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聞於魂曰道何以爲體

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租于陽故魄聞魂道以何等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魂聞於魄下魂魄互異

曰以無

有爲體

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

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言無有形狀何可得而知也

曰吾直有所遇之耳

言遇道遇知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

喻道而非道也

似道而非道也

魄曰吾聞得之矣

得也

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

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

揚猶稱也揚或作象

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

魄詰魂曰子尙無形何故有言

吾將反吾宗矣

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

魄反顧魂

忽然不見

不見魂也

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

人不小學不

大迷

小學不博不能通達故大迷也

不小慧不大愚

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

以其休止不蕩也

沫雨用簾上覆盆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旋旋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詹公詹得道垂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

曾子攀柩車引轆者爲之止也

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轆柩下輪也轆讀若牛行轆

轆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

申喜楚人也少亡二母聞乞人行歌舉感之爲之止轆柩下輪也轆讀若牛行轆

淫魚出聽

楚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文餘鼻正自身正黑口在額下似兩鰓魚而身無鱗出紅中

伯牙鼓琴騶馬仰

秣

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

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

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膚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

曰有龍黿龜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咬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王陽中之以喻文公純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

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蟻一名蟻也上食晞

裸下飲黃泉用心一也人謂之操一精專也楚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

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無爲而治者載無也

不能無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

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

神者道貴不言故言有傷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竿籟三孔簫也以其管孔空

處以成音也故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

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聖人終身言治

所用者非其言也非其言非其言所當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

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綵能效人言

是問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言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

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

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求之龜也漁者獲且捕魚得龜以

獻元王元王翊以下故曰翊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

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闢之。故鈞可以

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此四術者皆謹敬如

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

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

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重仰向天而發。失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天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連吉按大平

御覽適作敵古字通

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

言其守故不知變也

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

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絕。則月食。故奉月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

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

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

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上大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冰炭。

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冰之泮。

愈其凝也。以其反宗。仲雍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塚。遠

之故也。埵埵猶席。也埵讀似望。作紅淮。問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

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性舟

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仁夫玉潤澤而

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爲渙。主之服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

無內無外。表裏無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隳。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

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

其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姓。若凡民之重。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

陳成子將齊簡公。勇士十六人。殺其大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

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國杖策。傷其頭。血流及屋。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

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賊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

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傳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

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性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善之心。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

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

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取娶。故難復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脩。故以天下人皆脩。故以天下人皆脩。故以天下人皆脩。

之下。不可以坐。祖舍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路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

當死者肥澤。計決之心。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

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

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善閉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故不用關鍵也。信于髡之告失火者。此

其類。信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故失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則不使。證驗。凡人不知。發聞其情。欲而思。得人數。其功。以清入燭。必

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撻之。見青蔥則

拔之。言無所舍也。若子行善亦如之。天一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一氣則成病。氣

干正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為冬。夏自為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

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

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

建吉按太平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聲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

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

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

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

操讀操。應之操。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踐。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巖蟻

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也。不可以為遠。月盛則巖蟻內湧。故曰巖蟻應於下。月陰精也。巖蟻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執彈

而招鳥。揮稅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

氣召也。召。召也。致也。剝牛皮。轉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狐

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

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緄。

言其變凶服也故

亡者不敢夜揭炬

爲人保者不敢畜噬狗

保城郭居也保鑣人

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

也

爲之不軌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

言人畏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

山有猛獸林木

傳向義義難

爲墨而朝吹竽

墨道向儉不好樂縣名朝

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

無儒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闔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

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

不求美則美矣

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

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

不求醜則醜矣

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

申徒狄負

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

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

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

不可以爲常

張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卻之故

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

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故百鳥之聲故

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

不脂之戶雖開闔亦喻人少言語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

少說實比之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

抗舉也浮氣也百人共舉

物固有衆而不若

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

韓三人用轅六人故

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

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

君之可若君之否引之當隨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

千年之然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茯苓千

也。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也。後。楚王也。言相遠也。

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依

也。依。輕也。

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

有一鑿而未得主名也。

此六術者皆等之而未得主名。適名故曰一鑿而未得主名。

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

言相遠也。

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

楚王莊王也。後。楚王也。言相遠也。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

之殫。

殫。盡也。

故澤失火而林憂。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林木憂。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

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

綸。大也。

上有一簍。下有一簍。上有二簍。上有三簍。下

有九殺。

衰殺皆陰險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

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

亡。爲周所殺也。

知遠而不知近。

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

畏馬之

辟也。不敢騎。

辟。弱也。

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

虛。空也。

不孝弟者。

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

任。保也。

范氏之敗。有竊

其鐘負而走者。

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日知伯餽范氏也。

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

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悖。背也。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

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

德之包。

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

先針而後鏹。可以成帷。

先鏹而後針。不可以

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

幕帷也。上曰幕。下曰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幕土德也。始

一置以上於城故曰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入下漆而上

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也水濁而

魚噓魚短氣黃噓出口于水上形勢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

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雞文侯覆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嫌而嫁而不因嫌而成嫁人以禮成因人

而交不因人而親以禮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

詩所謂室迩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澇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遠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

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不愛倕之手而愛已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已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以束薪

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東詩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

以火煙為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禮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巧者善度知者善豫

豫備豫備拜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捕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捷捷也慶忌與王僚之

子也要離為閭閻刺之故死劍不及殺其捷疾之力建吉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

亂諛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舉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厭止事當以下

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舉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

步貫兜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縞也素白也矢之於十

步貫兜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縞也素白也矢之於十

矢之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暴也大國并小國則為賢賢也

矢之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為暴暴也大國并小國則為賢賢也

也。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遠或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

被半裘而負。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士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

猶沐浴而杼瀾。薰燄而負篋。薰燄自手也楚人謂之薰燄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斧割之。農

夫不察苗莠而斧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

割脣而治齕。桀跖之徒。君子不與。羣事所敗如是者則盜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

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鏐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

乏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隘。楚人謂頸爲隘愈勝也隘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

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謫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頌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

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

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雖死

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寡本人雖閒暇無務亦不能學也

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察穴讀日科也以非

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

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鏐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薺截玉。薺馬見也聖人無止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修提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

千金之鹿。玉待璽諸而成器。璽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璽而貴者也。璽廉或直言璽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

璽諸。六錄曰。錙八錄。日銓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

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

千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

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往於東海。所行

則異。所歸則一。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

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言迷也。

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

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

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用之集。無能罷。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露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

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備。欲乃能止。歸衆物。今不得已乎。因高而爲

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望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

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祿。得食猶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

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葉夫。集也。其莖曰荷。其本曰密。其葉曰荷。其花曰夫。密其

光荷。讀如燕也。密素言謂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臨上。越

乘桴而入胡。

方出臨至桴後一日欲言非其所宜也。

欲無窮不可得也。

無求之處也。

楚王有白鰻王自射

之則搏矢而熙。

熙也。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鰻擁柱號矣。由基楚臣

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也。

有先中中者也。

有先未中必中

之微精相動也。周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讓而

進之以合歡。

夜以投人則爲怨。

時與不時。

不時謂夜也。

畫西施之面笑而不可

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

君形者亡焉。

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

人有昆弟相

分者無量。

多不可計。

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

臨深使人欲闕。

處使然也。

射者使人端。

釣者使人恭。

事使然也。

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

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

莫之爲也。

殺牛必亡之數。

牛者所以殖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緣故曰必亡之數。

季孫氏劫公室。

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魯定公而專其政傳

曰殺之。

孔子說之。

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

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

去公室。

直與枉勿與遂往。

直順其義而從勿遂大與同小。

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

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

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

託寄也若屬疑欲殺太子申生

先稱之于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

衆議成林無翼而飛。

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

三人成市虎。

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

一里能撓椎。

撓椎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

夫游沒者不求沐浴。

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

疾也。

水居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

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

之非也。尾生歿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投休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

上名白仲尼之會孫孔伋之子也。子之上母被出幸于外記曰子之上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

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隨從而隨道從而隨從則安能及乎是不為伋也妻不

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

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能踏約胎以極廣修

故箕子爲之。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

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

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

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犂牛。既料以幣。決鼻而羈。髡屯犂牛絕犂牛不結色謂生子而犧。

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詩曰采芣苢。無以下體。論語曰犂牛。犂牛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

之子。餘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金錄。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由用適撰

也。得隨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鬲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宜適也撰

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鵲炙。鵲炙以彈

鷃鳥而我國。見卵而求晨夜。鷃鳥而我國見卵而求晨夜。鷃鳥而我國見卵而求晨夜。鷃鳥而我國見卵而求晨夜。

不病暮。上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而交其成故曰雖其理義亦不病暮言其早也賈誼傳曰有實不爲災之實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象

此兩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謬言其早也廣諒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

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招簀。得死者浴牀上之櫛也。簀亦謂髮文櫛。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

招致爵死者浴牀上之槨也。慙亦憎變文爾。質讀功績之績也。

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則可。旁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
于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

則異。溺者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飲故聖人同。

故聖人同

死生。愚人之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

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

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偃是偃諡。居衰亂之世。儲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

我。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諡。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

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

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

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
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

故寒顫。

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蟪蛄。周之簡

明月之珠。出於蜃蜃。周之簡。

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璫中箇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
大蔡神龜出於薄寮。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誠文

珠有夜光明月生於曉中箇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於石

大蔡神龜出於溝壑。

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
因名其龜爲大蔡滅文

仲所屈
蔡是也
萬乘之主。冠鎡鍾之冠。履百金之車。
大錄曰鎡八鎡曰鍾言賈值小物有
鑒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
牛皮爲

萬乘之主。

冠錙錙之冠。履百金。

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輿也。牛皮爲

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謠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精淫動天聰

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繼

正樂正夫經精造動天龍

感鬼神莫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

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諧和曲

此

者上以
曰風也
欲美和者必生

元始於陽阿采菱。

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
陽阿古之名排善和也
此

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

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

其火。釣魚者務在芳

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

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鯉魚之歸明火香餌也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

水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給矰短矢矰所以繫者繳射之往飛鳥詩云弋鳬與雁好魚者先具罟與

繳大給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
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鳬與雁

好魚者先具罟與

罟。罟網傳曰罟罟不入汙池罟大
網詩曰施罟濊濊鱣鮪濊濊是也

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

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轡

所以所愛者少而所亡者

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

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
曰客絮羹主人

成羹故曰鼎所爲禮託
大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 桀有得

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

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
丹朱而傳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

說不傳。嫫母有所美。嫫母古遺道也。曰有所美。

西施有所

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未必真正故曰有所醜也故

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

國之俗有可非者

美有可非猶
西施有所醜
瑰琰之玉在
淖汙

死之中雖廉者弗釋

弊筭甌麵在襍茵之

上雖貪者不搏鰓鰓帶搏取
鰓鰓之鰓

美之所在雖汚辱也

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

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

春貸秋賦

民皆欣者飽而手移豎春賦而收故民欣也

一也

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繒藉。所救鈞也。

醫時在男曰現在女曰巫在針石鈞

所以享神藉管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神故曰救鈞

狸頭愈鼠。雞頭已癰。鼠醫人瘡狸愈之癰頭腫疾雞頭水中交齒謂之狸頭亦愈之也。庭散積血。斷

木愈齕。此類之推者也。

推行也

膏之殺龍。鵠矢中蠅。中亦蠅也。爛灰生蠅。腐也。漆見蟹

而不乾。

燥乾

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

其臠。數十而後足。

臠雞足通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

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

裁也

物固有

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牟。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

遠猶多也

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

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

決傷也

或斷臂

而顧活。

顧反顧

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

柔濡

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穀強

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齧截玉。

言柔勝剛也

媒

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

但猶此也

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

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倥廉也。

倥辱也

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

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

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

不鳴乃無聲也

嘗一臠肉。知一鑊之

味。

有足曰鑊無足曰鑊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

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

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也。達吉按。論太平御覽作論。三人比肩。不

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也。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地也。足履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

此易而難。履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侯臣。惡人死。赦自

知嘗見用故。文公棄柱席後。黻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制冠浣衣。故曰辭歸。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

請從此亡。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落。落長年。輕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鑄日用而不足貴。鑄小鼎雖能。和五味。周鼎不鑄而不可賤。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故不足貴。

不用謂鼎不鑄也。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衡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爲用謂調五味也。

衡低仰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

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

曰不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

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國侯諸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

且赦也。而多殺人。仁不。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人仁。其望赦同。所利害異。

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

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汚膺。陷背也。鮑申。偃背也。

楚相偃背像。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裨諶。成治言賢也。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

語曰。裨諶草創之世。故計。語之。裨諶。子產。謂之。之。朱儒聞經天高於脩人。達吉按。太平御。脩人。曰。不知。曰。子產。經

經天。謂之。之。朱儒。聞經天。高於脩人。達吉按。太平御。脩人。曰。不知。曰。子產。經

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間事必於近者俗人長寇難至人長譬者告盲者盲者負

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譬者走失其所也鄧人有鬻

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鄧楚都謂買也食養也捷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苦也此

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鼈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蜂蟻

藏之屬無壯壯之舍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螫螫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抵觸兕牛獸犂牛也

牀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

金刀劍金刀劍徽不正而可以正弓徽弓之掩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之屬不正者徽正者弓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徽爲上齊讀羣之羣勝之同握爲下所

以貴鏤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靡勿釋牛車絕鞵劉切楚人謂門切爲鞵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

軌非兩馬之力驕讀近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

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淮南子卷十七

說林訓

本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旋。

契刻也。旋板也。墜劍於中流。刻於船舷。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旋下。故

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旋之處。雖時有

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

曹氏之裂布。蛟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墳。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絲織布繫

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墳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

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蹙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

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猶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蹙。以手拂。不得

其數。愈蹙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蹙也。鳥飛反鄉。兔走

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將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瞽者履。

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費道也。章甫冠也。人斷髮無用冠焉。椎固有柄。不能自拯。目見百步之

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彘不擇醢醢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偷取也。顧反也。起則。衆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

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蜘蛛。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殆畏也蜘蛛疑降

達吉按殆太鳥力勝日。而服於離禮。能有脩短也。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禮

平御覽作困。人金者鴻鳥皆畏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論語曰

故曰能有脩短也。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

也。任讀甚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

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也無聲故得有聞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

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鬪。鬪快叫譟呼也不鬪不自斷創豆蠶蠶得道而德從之

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

以玉鈺者發。鈺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鈺者提馬維家謂之投鑄金是故所重者在在外。則內

爲之攝。所重謂金與玉攝律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見者蔽利

之物不聽其言。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

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數可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

而拊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倏人之

頸。倏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

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

水火相憎。錘在其間。五味以和。雖小惡又曰錘無耳爲難曉讀曰骨肉相愛。離其間。

之而父子相危。

楚平王嘗
然公是也

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使

冠。

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
頭大冠小不相宜削額其頭以便冠也

昌羊去蚤蝨而來鈴窮。

昌羊昌鈴皆窮蟲
鈴入耳之蟲也

除小害

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

不若其無為牆
屋之覆為敗屋

牆之壞更爲土塼於

本故曰逾屋之覆也
塼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
可以爲錯鑿讀一日廉氏之廉

鏤邪斷割。砥礪之

力。

力亦功
互文也

狡兔得而獵。大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烹猶殺諸獵後
喻不復用也

蚩與驥致千里而

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

有福也。膏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荒大饑
粟不熟

水靜則平。平

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

匿猶
逃也

川竭而谷虛。

虛無
水也

邱夷而

淵塞。

夷平塞
滿也

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壞在山。

言非一
朝一夕

一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

一端以爲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屢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

物不
能惑

者。不可卻以危。

危無能
懼之

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

涉不
能溺

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

屬連也。

骨肉謂一人之身
故曰節族之連也

心失其制。乃反自害。

言心失制度
則自害身也

况疏遠乎。

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

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

鄉仰
誠實

宮池涿則盜。旱

則涸。

涸多
水也

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

竭盡
也

蓋非燎。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

然而燎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壘塞

江也。

楚吉按太平御覽此下
有許實往云壤塊也

墜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

易輶也。幾易助也。淫易雨也。射讀謂讀之輶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

鳴也。動發也。翁則得魚。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輩也。詩云。我任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

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忿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遽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

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貴帝古天

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嬃所以七十化也。女嬃王天下者

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達
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

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

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驪彘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

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

而已倉在榮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盡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一日報塞今

錐矜下銅鑄也錐不休而

與蛇蠶之與蠟狀相類而愛會異人愛譯與蠶
世鉞之與小異分剪也刃先鋒鋒讀頓首之頓
鱈之與夕暮分直也箭今鱈之

我以美女亡晉國。美女羅冠 聾者不聞。無以自樂。接洽 盲者不覩。無以接物。接洽 聾者不聞。無以自樂。盲者不覩。無以接物。

射者遺其矧。矧親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

則推車至今無蟬匿。
蟬匿車頭蓋讀如孔子弟子嬰相之嬰。遠古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簞字云敗
簞者也方言簞擗也郭象注所以絡絲也然則簞蓋即簞字矣保翁推車之推

字亦嘗君官使但吹竿。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其君形者也。

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

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

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情泄者中易測。不聞其

難于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遲比之類聽越者或以

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適至也極亦至佳人不團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

於目。佳黎橘聚粟不同味。而皆調於口。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

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蒹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蒹苗蒹秀楚人謂之蒹苗讀不類

布。而可以為布。廣麻之有實者讀左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羿

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

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濤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羊肉不慕螻。螻

慕於羊肉。羊肉不慕螻。螻慕於醯酸。嘗一饔肉而知一饌之味。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日。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

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德吉按太平御覽作不

字為。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治鼠穴

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涇涇。涇面氣也。涇道涇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

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埤防。便也。埤防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

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

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契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為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誅。崔杼齊大夫崔杼之子。弑君齊

莊公。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所以為則異。湯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釣魚

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竊聽孔子而為之。作師放使小兒之矜。

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轉來使人射取之。蟻蚋之

捷來仁。蟻蚋為仰尊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來使疾蟲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

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

以水為測。惑矣。篙猶船以篙渡江。篙段因以江水為蓋。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

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襍。不若狐裘之粹。

粹。白璧有考。考擊。粹也。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毒行病人巫能

祝効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為忝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為忝肉。易為求福也。

鼃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于明也。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

像。無形于目也。目不可見父像。故曰無形于目也。壤地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像木。壤地有壽。整人不可足。虎豹有壽。整人

甚虎也。不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音直。一名鵲。秦通峭壑而鵲築城也。鵲從大梁開秦通峭壑開知欲來。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東衆之故築城設守備也。

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闕不可復。亡肝不可再。遁造。肝微常以權變出。闕壑。肝亡。環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纆。不必以紉。紉亦纆。紉韓數也。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鷺

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

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臺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墮也。枝

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德吉按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名。服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肢如枝。格又戰格也。蜀有格釋字。言戰有枝兵也。此言戈戰如枝。格

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瘡。往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往義。因爲推廣之。當凍而不死

者。不失其適。死乃爲適。適又死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亡。亦無也。言不凍亦喝。何適之有。故曰不失其德也。當暑而不喝者。不亡其適。亡。亦無也。未嘗適亡其適。亡。亦無也。未嘗適亡其適。亡。亦無也。

見餘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餘曰。可以黏壯。見物同而用之異。跖。下惠魯大夫。居無社也。達吉按。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爲許實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礬石出遼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也。總名。類不可必推。知也。瓦以火成。不

欲明而浮雲蓋之。蓋也。蓋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也。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無佩也。土壤布在田。能者

以爲富。能動者猶植也。穀以爲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經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經索。視書

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昧。固其

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堦之也。爲不出戶而堦。堦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

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穀立三十輻。各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

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戴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療。流入於海。附耳之言。

聞於千里也。附近也。附耳之言。謂謠語聞於千里。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入問何故。諺曰何遽馳。

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難見苛也。皮將弗觀。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

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當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

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

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達吉按鄭康成云。禮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

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澼。太山不上

小人。骨有肉曰肉。有不義之數。流入海。海神傷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哀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芴光不升俎。芴光也。俎豆之寶。唯肩髀而薦。不得升也。

駟駁不入牲。

轅姓以純色也。

中夏用簞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

下。未可以應變。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

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

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

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

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

之賢。欺於驪姬。

殺申生也。

叔孫之智。欺於豎牛。

三日不食而餓死也。

故鄭詹入魯。春秋曰。倭人

來。倭人來。

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倭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倭人來倭人來。

君子有酒。鄙人鼓

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醜惡也。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

得所便。

便利也。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

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

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

腐索恐失民之意。

若屨薄冰。蛟在其下。

蛟魚鱗皮有珠能害人故

曰蛟在若入林而遇乳虎。

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

善用入者。若蜩之足。衆而不相害。

蜩馬其下。衆而不相害。

則謂之素巢蜩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廉近敗毀也。

清醴之美。始於耒耜。

耒耜始於耒耜。

禮醴齊是醴醴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

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

善爲新也。

黼黻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黼黻著頰上望也望者在頰似樂故醜。

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識。

詩曰素衣纁裳故曰

馬齒非牛驢。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

本而萬物知。

知猶則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

質性也明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紛其類。腐

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紛其類。腐

鼠在壇

楚人謂中庭爲壇

燒薰於宮。入水而浣。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

再生者不穫。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母曰不幸。飢終不墮井。抽簪

招鱗。有何爲驚。鱗血精似野火招之鱗聚而至血墮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薑爲蠱。子子爲蠶。水薑化爲蠱也

青蚨也。子子爲蠶。水免。蠶爲爲蠶。免所習草蠶在其心中化爲蠶。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

者驚。知者不怪。怪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掬。膏燭澤也。燭光掬澤喻光明有明昧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

不形於心。皆所不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

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

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其亡也

楚人謂之韓韓讀似雖欲豫就酒。不懷蓐。蓐蓐也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

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礎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燠。

百家皆燒。讓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粟得水溼而熱。飢得火而疲。

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疏潦

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

魚。遇土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得也。狂馬不

觸木。獼猴不自投於河。雖蠶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聖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

獼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獼飲酒而致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杖。心所欲。毀

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杖舟尾。諫詩有杖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

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

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

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

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

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

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

解。其解之。不以解。綈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也。明月

之珠。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

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誨。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失也。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霜有迹。故衆人行之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俾懷休之。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擇可用者。舍茂林而集於杜。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

壑。泉源不竭。言汙小。僚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竭。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原也。見之明白。處之

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

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

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謫。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

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

羅紱者。必有麻屨。言有威。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鵠細水上。扁魚令出。沸波。覆而食之。故河伯深。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

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時。萬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

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處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

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

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而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

見筭游。馬奔乃見良御。筭。游故覆舟不偏。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嚙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

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撥者。先

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楚嫁之後。出僂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蠶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

顧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

求良。勳強訓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撥之。屠者棄鎗。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

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

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

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跬猶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

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得也數之

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也聖人之

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

北。道九達曰塗。開其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漆。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開其化也。

遂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

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爲作防害。若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

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

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
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于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涔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爲之悖
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綰爲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綰曰綾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徵羽正音。鄙人不知不入其耳。疹和切適。舉坐而善。疹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戲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
有盜心。府藏寶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社舉也。社推病也。晉陽虞父伐楚以救江。故
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扞。批舉也。批推舉其要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
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盜。
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而又况一不信者
乎。一猶常也。况常不爲信不爲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之憂故曰憂之者。子
治祭者庖也。庖宰也。

淮南子卷十八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入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聾。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捷吉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銳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蛭蟻也。捷吉按各本皆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也。捷吉按。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取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

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侵邱者。其地確石而名醜。侵邱今汝南固始地前荆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穢。穢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讎。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禽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

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

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

者有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道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市

矣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吉探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

劍提戈而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

袂薄腋。袂袂也出之者怒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

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

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

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

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癘。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穀也。人君諒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

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麋。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麋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麋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

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虜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

公孫商鞅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以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

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

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

植耳。竦耳而竦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

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

荀息。晉大夫。

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

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祭宗廟也。

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

辨防不脩。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別

五品不愼。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別長幼

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

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趙政始生，生於

趙政始生，生於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先生凡先生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綠色，可以爲犧也。

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

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

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

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

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

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

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國解，則父子俱視。達古按太平御覽誤作順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德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

胡人大入塞。德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德吉按太平御覽作近塞之人平御覽作

塞上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

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黠或曰高陽將爲室。閭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

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德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黠曰。不然。夫木枯則益

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

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

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

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

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

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

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

螻蛄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亦齊臣。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暖。溫。風不能障。緩。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於城濮。聞於

咎犯曰。爲奈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焉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

無君子二字

戰陳之事。不厭詐僞。若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

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君

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

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

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

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

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

貴智士。臣請試潛行。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晉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

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

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

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

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

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鐵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輦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冬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

民以儆矣。雖有二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

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鮑聞倫曰。鼓之晉夫。

聞倫知之。鮑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倭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倭人。倭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

而後倭。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

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秦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駘高塞

他。塞他駘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

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

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

存國之功賞弦高。達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

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爲也。遂以其屬從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

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發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

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

陳

戍守也守
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

起九軍以討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

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

何也。申叔時曰。

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

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

卒戍

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

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

武爲智伯謀曰。

張武晉人

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

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

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

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

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

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

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

就人之名者廢。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淪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大驥追

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

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二。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曰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讒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餐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園。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

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黍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掃舍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奪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燔火在標。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備若鼷穴。一粟之所能塞也。及至

火之燔孟諸而炎雲云臺。

孟諸宋大屋臺。孟諸至靈也。

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二軍之衆弗

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洩者多矣。

洩。洩也。諸御軼。

復於簡公。

諸御軼齊臣。簡公齊君。

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

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

臣恐其構

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

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季氏郈氏。皆魯大夫。

郈氏介其雞。

介以芥菜。其雞翅也。

而季氏爲之金距。

金距。施金。芒於距也。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

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

人而已。

時魯僖先吾襄公八伯之舞庭者凡二人也。

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

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

子家駒。魯大夫。

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

三家。孟氏。叔孫氏。季氏。

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

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

雞定。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諸本作定。定。題也。雞。諸本是。

及其大也。至於

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殺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構怨。

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

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

楚大。荆也。

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

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蠱蟲

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臨使之祖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管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

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

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

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鑿池。被裘而用簑也。且唐有萬穴。唐隈也言隈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

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

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噉羹

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

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

之二百。耶尹主耶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鵠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

箠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矚。

矚六翮凌乎浮雲。背負青天。厲摩赤霄。赤霄飛翔翔乎忽荒之上。折揚乎虹蜺。

之間。

楚吉按各本皆作盜。盜字誤。本作折傷。

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紅水之

始出於岷山也。可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

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

經丹徒。

在會稽。

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爲濤。

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

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

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實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

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

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隱士。

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

拖奪也。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

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

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

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

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

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

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

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案舊唐之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

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

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

閉結無不解。兒說案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

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

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

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

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野人曰

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

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

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也。楚臣也。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

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

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

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陸。申菽杜陸。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滌。滌。吳外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

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養笠盤旋也。今

霜降而樹敷。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

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

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

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魏子。噲。魏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

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

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戰者所以攻城

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厄。不知

所施之也。故善鄢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

在爵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穀不受殺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壽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

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

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嚴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

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

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

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

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

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

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

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

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

爲也京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

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士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豐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陰喝人於城下。武王哀憐故蔭之於樹下。樹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楚吉按太平御覽。伏作水作股。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應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朝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施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施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爲著龜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諫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朝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

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有所不及無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發蠶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言按列子釋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擲博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言按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虞氏又作擲。吉豫太平御覽反兩下有。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也務勢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

前。子發喟然有懷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盡罪威王而出奔。盡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踞足而怒。踞足踞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潛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捕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在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九

脩務訓脩務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住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

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時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涇肥堦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堦塹高陵也下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

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

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國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讎兜於崇山三苗於三危施共工於

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殛鯀曰鯀則殛死然則殛教窮奇讎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嚴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越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蒼梧之山在蒼梧獨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霖雨櫛扶風禹勢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扶

其以疾風爲梳櫛也。達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冰浴靈用梳櫛扶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梳二字

決江疏河。

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往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闕

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

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脩彭蠡之防。

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堤也四載山行用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菑

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循也秦石乘載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

湯風與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以思萬事

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嫠

幼無父曰孤嫠寡婦也

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與利除害而

累是譙責也譙夏桀之罪過也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不懈。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

其重於尊亦遠也。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夫聖人者不取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爲水。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爲旱多一爲字

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

以無爲豈不悖哉。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

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

以逸樂其身也。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而不足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以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達吉按隄一本作儲字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紹遠味其能治及也。立置以爲遠國者。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雲台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實左右商王是也。

武王伐紂成王。武王伐紂成王。百里奚轉鬻。請行自賣於秦。穆公相而秦與也。管仲束縛。管仲束縛。相齊公子糾。魯束縛以歸齊桓。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逼不至於黑。坐席逼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是公用之而伯也。

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善謂再復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驗度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也。遠古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憔悴堯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

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農是麥。耘耔之也。遂成也。

聽其自施。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

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也。事成而身弗伐。

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大其善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

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

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

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焉。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

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

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

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今南。郢。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

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也。挫。折也。銳。鋒也。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

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械也。設。施也。墨子曰。

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

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

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閭。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也。禮曰。駟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向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

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

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

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

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慙慙。

子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廣諫曰。段干木賢者。秦大夫也。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

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走也。段干木闔

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

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

方員銳精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

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歌者樂之徵也。

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

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

非者不韋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

故不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

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

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蹏昨足以嗜肌碎骨。蹏蹏足以

破虛陷匈。昨習也。穿也。及至困人擾之。良御教之。國益馬官。擾順也。掩以銜扼。連以轡銜。則

雖歷險超壅。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辰。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

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

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在辰曰大氏。西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

而人謂之誣。誣。益。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誣。似。實。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諄。諄。利。急。亦。以。多。者。言。諄。諄。燕。人。言。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尋。顧。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他。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繼。繼。乎。此。之。謂。也。禹耳參億。是謂大通。參。三。也。億。大。通。與。利。除。害。疏。河。

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與。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爲。西。伯。遺。紂。之。虛。三。分。天。下。而。舉。陶。馬。喙。是。謂。至。信。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

於人情。察。倫。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顓。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嶽。吳。處。士。扛。羿。日。羿。有。窮。君。不。得。云。賢。

者。高。狂。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

水也。憂。廢。也。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丹。也。陸剗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旃。摩。致。細。察。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砥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

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者有所不昧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衆凡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鑠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鑠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宛。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

亦少。捆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捆抑。捆纂。組。抑。文。如今之短段。黑耳亦言其巧也。禹

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螭動之

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鬬極也。多之貌。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

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

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

外以益。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

令終不得卷其翼也。矰。射也。蠃知爲垤。糴絡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薺有亢脊。桎櫛蠹虛。

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障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也。長於窮獨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

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胡

曹爲衣。

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

倉狄作酒。

見世本。

奚仲爲車。

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

此六

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

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

達通也。

遂爲天下備。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

弗能見者何。

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不通。

萬物至衆。而

用也。

知不足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

子之賢。

賢才也。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

順施續。而知能流通。

施設續也。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已止也。

今夫盲者目不

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

弦。

參彈并弦復微上下手也。攫援援也。標拂數也。藏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繼。攫讀屈直。本今句欲句此本之句。攫讀刀標之標。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

之明。攫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援亦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

之所致。故弓待徽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

徽讀弓之材讀曰微。砥厲石也。

玉堅無敵。鏤以

爲獸首。尾成形。醢諸之功。

醢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醢讀廉氏之厝。一曰厝也。

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

曲中規。

規圓之也。

槩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

唐碧石似玉皆堅鑠之物。

又

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

推移猶轉易也。

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

用也。

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

始卒之端。

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

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

塵埃猶窮冥也。

超然獨立。卓

然離世。

不羣于俗。

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

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韓論辯則然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論索援則分別白

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規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

者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易易

懈惰于庶幾多言已不暇日而不學。懈惰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

也。饒逸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

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

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

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嚮恥聖道之

獨亡於己身倅霜露敕驕蹠跋涉山川冒蒙荆棘。倅浴敕盡箸也驕履蹠趣也不從蹠

蓋魯人也百舍重趺不敢休息。百里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祠存樓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晤一言道合也精神神曉洽。曉明洽洽了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

極爲如饗太牢。三牲具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略天地。達猶通也察分

秋豪。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滿見稱譽世傳相誦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

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

某也主大某之官楚謂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驪穀謂吳蒙冒矢石焉也一日發石也。捷吉拔戰而

後則謂曰莫囂即莫欲能矢石者戰時謂之厭強士厭殺石獲拔弓也秦殺傷曰箭斃石是也。

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伏腹斷頭。不旋踵。踵

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可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敵。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

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

子能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糧也。一日羸糧走

日。跋上澗山。赴深谿。游川水。澗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涉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躐蒙籠。歷沙石。蹶達膝。

會蘭重甌。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蘭蘭津關則躐躐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

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跣時時立貌言不動不食。黧黑其面色故遂得秦救也。涕洟交集。以

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豕皆大也。猪蛇喻貪也。蠶食

至秦也。言將以次。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寡若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

七千五百人。此云千。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日。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

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

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

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

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

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

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達吉按京房易有

世應郭象洞林以爲詩云我馬唯驥大轡如絲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

諮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諒難也詩言嘗聽聽以忠信往諒難事。通於物者不可驚以

怪。通達也言怪物。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

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

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

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辭若影之隨形。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意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

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

也。惠施宋人住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以年之少爲闇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闇里也救敵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

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

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

怒而待之。後日復見。迎而弗聽也。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草。夫以

徵爲耳非絃之罪。

罪在聲也

以甘爲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

以爲狗羹也而甘之。

耳爲

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

者也。

喻以意王初說謝子唐姑梁問之因茲怒也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

師樂師警也出俗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吉按太平御覽引詩有注云李奇諱之魯樂者也

諸人皆爭學之。

諸樂也

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

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

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

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

古將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寧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

荆山之下鬱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鑑之。

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裏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側贏無文齧卷鉞鉞無刃託之爲楚頃裏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

頃裏王爲劍人琴或撥刺枉橈闕解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枉橈曲弱闕解壞偏越音聲故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側堂也

苗山之劍羊頭之劍雖水斷龍舟陸刺兜

甲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劍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側梓之腹。雖鳴廉脩營。

唐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爲琴漢桐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脩營營首脩旅聲和謂唐德堂營鼓營正急之營也

通人則不然。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驪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泰讀作和頌致古容。純字作頌。容純字。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衆人則

不然。然如也。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隨。以禮與泣之。而無所歸心。目

識之。識父之頌。心不衰也。故夫學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

識之。下和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

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敗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笑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

傳代之事。以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

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閭棺亦不恨矣。據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

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

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

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

也。意上句作書焉。爲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會無

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會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悠忽遊蕩輕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

掩鼻。言可羞也。人羞則鼻掩也。王季子曰：西子羞而不掩鼻，故掩鼻也。賞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

阿錫，曳齊紈。齊紈，人首飾也。紈，綺也。粉白黛黑，傅玉環，揄步。雜芝若蘭，蒙

目視。雜，佩也。芝，香草也。目視，目眇也。冶由笑，目流眇。冶，白笑巧笑時曰巧笑。眇，目眇也。口會操，奇牙出，嚙

哺搖。會，則也。哺，弱也。口則嚙哺，若將笑故好嚙出。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頓頰之行，者

無不憚除瘰癧心而悅其色矣。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

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

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也。鼓舞者，鼓舞也。鼓舞者，鼓舞也。鼓舞者，鼓舞也。

會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撓，摩也。扶旋，扶也。猗那，猗也。動容，動也。轉曲，轉也。便媚，便也。擬神，擬也。

薄更也。身若秋葇被風。薄，白芷香草也。身若秋葇，身若秋葇也。被風，被風也。

木熙者，舉梧楨，據句枉。木熙，木熙也。舉梧楨，舉梧楨也。據句枉，據句枉也。

援龍夭矯，燕枝拘。援龍夭矯，援龍夭矯也。燕枝拘，燕枝拘也。

援援肆，萬蒙踊躍。援援肆，援援肆也。萬蒙踊躍，萬蒙踊躍也。

觀者見其靈妙危險，皆為之提動，中心駭眩，其足也。觀者見其靈妙危險，皆為之提動，中心駭眩，其足也。

非柔纖。非柔纖，非柔纖也。

而木熙者，非眇勁。而木熙者，非眇勁也。

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

見其損，有時而薄。見其損，有時而薄也。

棟。加猶益也。榱屋也。榱相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猶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上章也。

淮南子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懸燧未轉縣懸遠候見露舉懸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知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喆唵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潤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

乘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明。非其道而物自然。故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蟣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寢處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

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辨白不戴負。

辨白頭有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

所以中的，割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

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

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指循其所有，而條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再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

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

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

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

篴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

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

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敬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禮記章句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

禮記章句曰。治兵入曰振旅。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哺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數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登列金木水火土之性。禮記章句曰。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剡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

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

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

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

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慮於山曰麓。事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九男

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爲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也。絲堯子也夫物

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

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

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湮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

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

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圖也。以奉宗廟。解橋之具。生肉爲解。乾肉爲橋。

焉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

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

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

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

爲。茂木雖實。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待自若。故聖人審時而更爲。法弊而

改。非樂終矣。古易常也。所以教於我。點淫聲非。以誤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大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變至怒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攸。禮尊尊卑尊不下卑故攸也春秋之失訾。春秋既絕不達王人書人之論相訾也大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與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驟欲馳服欲步。爲將服車中失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持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羣慝之紛。也。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

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

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

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

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

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

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

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

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

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

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

大法知簡。簡則易。易則無煩。故無益於治。而有公益於煩者。聖

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不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莛。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鹽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吠。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

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

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

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

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

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

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

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

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

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

所疏而深之。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疏。衰下也。雖有腐敗。疏漸弗能汙也。腐敗骨也。漸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漸字。焉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

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

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

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

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玃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飢膚。鑿

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疏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

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鵲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蹟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劔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

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捨其本而
輕其末。獨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
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
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燒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
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簪
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
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開作關至渭水。土億有餘萬。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土字然皆倒矢而射。
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旆。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
而下。達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此失天下也。故桀
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
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
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
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鐘以歸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簠爲
九龍照鐘也賈子云與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若舍乎若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
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

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

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

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也。故

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

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

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

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

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

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

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

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

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瘡。豐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閤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達古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鵠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奔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故不學之與學也。猶清濁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以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二符。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諫孤張儀蘇秦之從衡也。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秦有衡

皆撥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

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

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城趙王遷之懷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山水之謳。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統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

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朱弦漏越。

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呖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

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撥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

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

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

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嶠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頹之行也。師曠爲平公鼓朝歌北

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曠而寫之。蓋師曠所爲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徙新蔡平公平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

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

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賈實也。巧詐藏于胸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

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

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

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滅爵祿

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爵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

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卜之史蘇曰侯以銜晉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

勝晉黃池。非不捷也。黃池之戰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爲吳禍也。小白奔莒。小白奔

重耳奔曹。非不因也。而鮑叔牙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

於會稽。脩政不殆。護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謂襄子再勝

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初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

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曲

是折投拂原蠶一歲再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

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雜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

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

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纁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

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

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

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藏。愚者惑於小

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

某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基謂大樽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家奇一基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

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

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兇。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過馬超能超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在用后勝之計。不用唐子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飭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能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混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知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纖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圻有無之精羸圻也圻廣頤也建吉按圻一本作圻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

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

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

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人十二節。以

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

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人至清也。昭昭之通

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攝擷。攝取也。接拾也。浸想宵類。宵。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續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

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

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

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莊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將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聽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疏道之觀。持止也。疏。遠也。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賢。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舉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譬。分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犯論者。所以箴縷繆繆之間。縷。深也。繆。錯也。縷。錯也。縷。錯也。戰捫呪鬪之郤也。捫。捫也。呪。詛也。鬪。鬪也。郤。隙也。接徑直施。接。接也。徑。直也。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視。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

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

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

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

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

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

搏圓也。困毫也。

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標未也。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

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

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

恬淡為本。則解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

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

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

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幾席也。

泰族者。橫入極。致高崇。上明

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

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

館舍也。

澄微神明之精。

澄微也。

以與天和。相嬰。薄也。所以覽五帝三王。覆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

形於內。以著變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
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弱

助月之明也。

祥風至。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

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祚不歸。四海不實。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

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
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
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
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犯論而不知
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
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匯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

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

周室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擡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

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

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

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

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

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泚汰滌蕩至意。謂也。

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

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

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

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眺。眺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潤光也。曼

令泚令。足以覽矣。藐令浩令。曠曠令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

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沈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爲炮烙之刑。剗諫

者。剗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纘。善。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

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

達吉按太平。欲覽垂作分。

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

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

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擐甲冑。

擐。擐也。

以伐無道而討

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

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

閒。

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魯蔡監之。

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

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

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

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

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

說。易。

厚葬靡財而貪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

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

達吉按太平。御覽。殳。垂。作參。插。爲是。此誤也。

剗河而道九岐。

剗。去也。九岐。河水。爲九以入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

鑿江而通九路。

紅水通。別爲九。辟五湖。

使水辟人而相從也。

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

潰。排。去也。

濡不給。挖。

挖。挖也。

死陵者葬陵。死澤

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許音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許音注。三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同。一朝用三千鐘。輦。鐘十斛也。輦。賜也。一朝梁賜羣臣之鐘三萬斛也。邱據子家喻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導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恃連與國也。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貪狠。強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

以儲與扈冶

儲與治爲業也。扈治廣大也。

玄眇之中。

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提爲精。搖靡小皆覽之。

棄其眇挈。

楚人謂提爲眇。眇事。

樹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

究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